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卷二十一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譔男霖圻覆較

諸家元豐四年辛酉

公年四十六是年正月詔進士加律義改五路義勇為

悼罷張瑛參知政事九月夏救米脂若鄜延經畧使種諤擊破之種諤又

敗夏人於無定州十月諤遣曲珍通黑水路遇夏人又大破之斬獲甚衆正

月滕元發自池州徙安州來訪發時將解去本集與滕達道書云別來忽復

中夏張奉議來稍獲聞問府第已成雄冠荆楚足使來者見公之風度歸

元豐三年庚申五月子由過池州與滕元發會始到黃合公書考之元發當

以四年辛酉春初至黃故書有別來忽復中夏及道其安州修葺府第之事

此辛酉五月書也又元豐甲子與書有一別四年之語其到於辛酉審矣東

都事畧滕元發坐落職知池神降郭道家與潘丙往觀記何麗卿事本集子

州未行改安州可證其誤云子始來黃州進士潘丙謂子曰異哉公之始受命黃人未知也有神降於

未之思寺編主集元

卷二十一

一

案

之紙不使世人知有妾乎予觀何氏不言人之陰私與休咎又知好文字而恥無聞於世皆可賢者粗為錄之答其意焉又記問答云某欲作一黃州百姓可否贈一絕曰朝廷方欲強搜羅肯使賢侯此地歌只待修成雲路穩皇書一紙下天河又問予欲置一莊不知如何答曰學士功名立身何患置一莊不得

**二十日往岐亭**本集與楊元素書云陳潘丙古耕道郭遵送至女王城

**東禪莊院**本集記黃烟故吳國云昨日讀隋書地理志黃州乃永安郡今黃州今無錫惠山上有春申君廟庶幾是乎

**二十一日宿團風鎮**團風鎮距城北五十里

**二十二日岐亭道上見梅花戲贈陳慥**陸路之所經也今猶存餘詳後條

**至靜菴勸慥止殺作我哀籃中蛤開口護殘汁詩**岐亭詩敘云明年正季常之為余殺也則以前韻作詩為殺戒

**遇王翊為書救鹿事**本集書王翊此詩公併編岐亭五首之二實此時作也

**有王翊者家富而好善夢於水邊見一人為人所歐傷幾死見翊而號翊救之得免明日偶至水邊見一鹿為獵人所得已中幾瘡翊發悟以數千錢贈之鹿隨翊起居未嘗一步捨翊又翊所居後有茂林果木村婦見桃李木杪乃取而食之棄其核翊剖之得雄黃一塊如桃人乃嚼而吞之自是斷葷肉齋居一食不復殺生**

**與陳慥行山中得應夢羅漢遂載以歸**本集亦岐亭戒殺事為類編於此

夢羅漢云僕在岐亭宿於團風夢一僧敗面流血若有所訴明日至岐亭以語陳慥季常皆莫曉其故與慥入山中道左廟有古塑阿羅漢一軀儀狀甚偉而面目爲人所壞僕尚未覺而慥忽悟曰此豈夢中得乎乃載以歸使僧繼運命工完新遂真之安國院左龍右虎蓋第五尊者也

過古黃

州獲白陽鏡背如刻玉光微小蓋道家聚形法也

本集書鏡銘云元豐四年正月余自齊安往岐亭泛

舟而還過古黃州僕一鏡周尺尺有二寸其背銘云漢有善銅出白陽取爲鏡清如明左龍右虎備之其字如椒大雜篆隸甚精妙白陽疑南陽白水之陽也二月公居黃年餘日以困匱馬夢得爲請故營地數十畝躬耕其中地既

久荒爲茨棘瓦礫之場而歲又大旱墾闢之勞筋力殆盡釋耒而歎作東坡

寺周必大二老堂詩話云白樂天爲忠州刺史有東坡種花二詩又有步東坡詩云朝上東坡步夕上東坡步東坡何所愛愛此新成樹本朝蘇文忠公不輕許可獨敬愛樂天履形詩篇蓋其文章皆主辭達而忠厚好施剛直盡言與人有情與物無著大畧相似謫居黃州始號東坡其原必起於樂天忠州之作也謫於嘉慶四年己未三月一日自南海潮離江訪桂林探瀟水之源順流至永出瀟湘登南嶽過長沙泛洞庭偏觀岳鄂以七月二十六日抵齊安夜泊赤壁磯下翌日登赤壁壁上爲公祠祠依山爲高下窈窕而幽邃門屏刻王式丹手書赤壁賦一出欄外則江山數百里間蒼叢明練皆奔赴闌下因沿江而至朝宗門門之左峙江岸爲臨臯入門而左繞歷閭闔至盡多陂隴時植之地則東坡雪堂在焉堂三楹塌其右中有雪堂二字榜字

古而劣且失考訂公原榜為東坡雪堂也餘無所見惟朱牧仲泥像左右朝  
 衣冠坐榛莽中而已黃城瞰江而跨谷在處皆黃泥之坂一入公文便成幽  
 勝自臨皇至東坡不及一里故公得往來其間也時方欲為安國定惠之訪  
 會古飲何君侯於武穴德化范君期於廬山並專使來迎榜人又以風告遂  
 悵然掛席飲於何君者一日復乘三月書鷄鳴歌本集書雞鳴歌云余來黃  
 風夜發瞬息至九江泊琵琶亭下三月書鷄鳴歌本集書雞鳴歌云余來黃  
 謳歌其詞固不可分而其音亦不中律呂但宛轉其聲往反高下如雞唱爾  
 與廟堂中所聞鷄人傳漏微有相似漢官儀宮中不畜雞汝南出長鳴雞衛  
 士候朱雀門外專傳雞鳴又應邵曰今鷄鳴歌也晉太康地道記曰後漢固  
 始銅陽公安細陽四縣衛士習此曲於闕下歌之今鷄鳴歌是也顏師古不  
 考本末妄破此說余今所聞豈亦王適自筠來謁同游武昌西山酌菩薩泉  
 鷄鳴之遺聲乎土人謂之山歌云王適自筠來謁同游武昌西山酌菩薩泉  
**以送之作詩**有差入筠州試院唱訓諸詩再後有余居高安三年之題而迎  
 寄王適之作尚在後蓋王適自徐州落解還至筠州在元豐五年壬戌而其  
 赴舉在元豐四年辛酉之春也適自湖州與公分散之後至是不見已三年  
 矣五年還筠適尚至黃斷無四年不往見之理公後自興國赴筠會適自筠  
 歸徐而相遇於塗可見其往復必出此塗也查註誤編此詩於子由過黃時  
 今改編  
**四月八日飯僧於安國寺作應夢羅漢記**紀年錄四月八日飯僧於  
 於此  
**聞任叔諤為文祭之**本集祭任鈐轄文云嗟君結髮從事於兵四十  
 已載

既嚴且平吏士肅然時靡有爭汴泗橫流郭堞圯傾風埃霧露奔走經營與疾而歸猶莫敢寧奄忽不收聞者歎驚子孫如林布褐藜羹生知其勤死知其清酌觴告陳慥來自岐亭此陳季常王齊愈齊萬來自車湖潘丙古訣與涕俱零

耕道亦至會於師中菴再為文祭之明年三月師中改於菴元豐四年十二月日記

與哭於定惠者凡百餘人飯僧於亭而祭師中於菴元豐四年十二月日記

本集祭任師中文云眉陽陳慥蘇軾健為王齊愈齊萬黃州進士潘丙古耕道致祭於故瀘州太守任大夫師中之靈允義大夫繼蜀之珍詩之老成易

之丈人去我十年其德日新庶一見之遂沒元身惟慥與軾匪友則親自丙以降昔惟州民旅哭於庭惻焉酸辛禍福之來孰知其因自壽自天白屈白

信天莫為之矧凡鬼神生榮死哀自昔所難持此合名歸於九原此文為季常年長於公并作任仍挽詞此詞施註原編六年正月及初五月

之確證餘詳前案本集端午贈黃守徐君猷調寄少年游詞云五日過徐大受飲作少年游詞本集端午贈黃守徐君猷調寄少年游詞云

花釀酒天氣尚清和好將沈醉酬佳節十分十一日為唐垌作六家書跋

酒十分歌獄草烟深訟庭人悄無恹宴游過十一日為唐垌作六家書跋

書唐氏六家書後云永禪師書骨氣深穩體兼眾妙精能之至反造疎淡如觀陶彭澤詩初若散緩不收反覆不已乃識其奇趣歐陽率更書妍紫拔羣

尤工於小楷率更貌寒寢敏悟絕人今觀其書勁險刻厲正稱其貌耳褚河南書清遠蕭散微雜隸體古之論書者兼論其平生苟非其人雖工不貴也

張長史草書頽然天放畧有點畫處而意態自足號稱神逸今世稱善草書者或不能真行此大矣也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今長安猶有長史真書郎官石柱記作字簡遠如晉宋間人顏魯公書雄秀獨出一變古法如杜子美詩格力天縱奄有漢魏晉宋以來風流後之作者殆難復措手柳少師書本出於顏而能自出新意一字百金非虛語也其言心正則筆正者非獨諷諫理固然也余謫居黃州唐林夫自湖口以書遺余云吾家有此六人書子爲我畧評之而次其後林夫之書過我遠矣而反求於余何哉此又未可曉也元豐四年五月十一日眉山蘇軾

六月彥正判官送古琴適紀老自三衢至令侍者快弄數曲拂歷鏗人作

一偈問之

本集與彥正判官書云古琴當與響泉韻磬並爲當世之寶而鏗

示于孫承以爲好也然某素不解彈適紀老枉道見過令其侍者快作數曲拂歷鏗人正如若人之語也試以一偈問之若言琴上有琴聲放在匣中何不鳴若言聲在指頭上何不於君指上聽錄以奉呈以發千里一笑也

紀老卽海印禪師紀公詳後註時陳季常將至公言有善琴者當卽紀老與其徒

二十三曰陳慥來訪會客有善琴者出所蓄寶琴彈之爲書琴事

本集記家

藏雷琴云余家有琴其面皆作蛇腹紋其上池銘云開元十年造雅州靈開材其下池銘云雷家記八日合不曉其八日合爲何等語也其嶽不容指而絃不收此最琴之妙而雷琴獨然求其法不可得乃破其所藏雷琴求之琴聲出於兩池間其背微隆若薤葉然聲欲出而隘裴回不去乃有餘韻此最

不傳之妙又雜書琴曲贈季常云子夜歌者女子名子夜造此聲晉武帝太  
元中瑯琊王軻之家有鬼歌子夜則子夜是此時人也鳳將雛者舊曲也應  
璩百一詩云是鳳將雛則其來久矣前漢歌者車騎將軍沈充阿子歌及歡  
聞歌者穆帝升平初歌畢柳呼阿子汝聞否後人衍其聲為此曲團扇歌者  
中書令王珣與嫂婢有情愛筆捷過苦婢素善歌而珣好執白團扇故作此  
聲懊懣歌者隆安初俗間訛謠之曲長史變者司徒左長史王琰臨收所作  
杯杓舞者手接杯杓反覆之漢世惟有杓舞而晉加之以杯公莫舞者今之  
巾舞也相傳項莊舞劍項伯以袖隔之使不及高祖且語莊云公莫舞公莫  
渡河者琴操有其聲所從來已久俗云項伯非也白紵歌者本吳地所出宜  
是吳舞也晉俳歌云皎皎白紵節為叢吳音謂紵琴白紵即白緒也瑤  
池燕者聲怨咽或作閨怨云飛花成陣春心困寸別腸多少愁悶無人問  
偷啼自搵殘粧粉抱瑶琴尋出新韻玉纖趁南風未解幽愴低雲鬢眉家  
最嬌和恨元豐四年六月二十三日陳季常處士白岐亭來訪子攜精筆佳  
紙妙墨求予書會客有善琴者求予所蓄寶琴彈之故所書皆琴事語窮此  
陳季常第三  
次過公也  
七月二日謝放罪表  
任徐州日不覺察百姓李鐸郭進等謀反事臣尋具折在任日曾差官取勘臣前  
百姓程棐令緝捕囚逆賊人致棐告獲前件妖賊因依乞勘會施行至今  
七月二日復準轉運司牒坐準尚書刑部牒奉聖旨蘇軾送尚書刑部更不  
取勘盜發所臨守臣固當重責罪疑則赦聖主所以廣恩自驚廢逐之餘猶  
在慙憐  
之數  
紀老將赴峨嵎作一偈費其行  
紀公將赴峨嵎往別太子少保趙公



於三衢公以三詩贈行復枉道過某於齊安亦求一偈公以元臣大老功成而歸某以非才竊祿得罪而去禪師道眼了無分別乃知法界海惠照了萬殊大小縱橫不相留礙偈云直從巴峽逢僧宴道到東坡別紀公當時半破峨嵋月還在平羌江水中請以此偈附於三詩之末

道碑元豐七年復游杭州以疾還衢八月薨紀老往見時方養老於高齋也張方平生日以鐵拄杖為壽寄詩八月十五日與客飲江亭醉甚書鄭元與絹紙黃州鄭元與君乘亦官於黃一

日以此紙一軸求僕書云有故人孟陽酷好君書屬予多為求之仍出孟君數紙其人亦善用筆落筆灑然雖僕何以加之鄭君言其意勤甚殆不可不許後數日適會中秋僕與客飲江亭醉甚乃作此數紙時元豐四年也明日視之乃絹也然古者本謂絹紙近世失之云

九月二十二日書歸去來集字詩

日其作之分台當起於黃州而不能悉考施註原編不載王註本七集本皆入和陶集似公在海南時自列於和陶卷之後者今如查註仍編海南和陶

諸詩之末此但記其書六首之歲月耳與潘原失解後飲酒作詩

餘詳卷四十三總案歸去來集字條下

註謂當即邠老之流今據本集考定為潘原字昌宗乃邠老之叔此詩施註原編四年正月詩後查註改編三年之末合註從之今改編於此為當餘詳前

十月九日孟震置酒秋香亭為徐大受作定風波詞

本集定風波詞敘云十月九日孟亨之置

酒秋香亭有拒霜獨向君猷而開坐客喜笑以為非使君莫可當此花故作是詞云兩雨輕紅半暈腮依依獨為使君回若道使君無此意何為雙花不向別人開但看低昂烟雨裏不已勸君休訴

### 二十日書游吳江垂虹亭記

本集書游垂虹亭記云吾昔自杭移守高密與楊元素同舟而陳令舉張子野皆從吾過公擇於湖遂與劉孝叔俱至松江夜半月出置酒垂虹亭上子野年八十五以歌詞問於天下作定風波令其畧云見說賢人聚吳分試問也應傍有老人星坐客歡甚有醉倒者此樂未嘗忘也今七年爾子野孝叔令舉皆為異物而松江橋亭今歲七月九日海風驚潮平地丈餘蕩盡徐大無復孑遺矣追思曩時真一夢也元豐四年十月二十日黃州臨臯書

### 受孟震皆不飲酒戲以詩二十一日作飲酒說

本集飲酒說云子雖飲酒不可多而日欲把盞為樂殆不可

一日無此君州釀既少官酤又惡而貫自醞則苦硬不可向口慨然而歎知窮人之所為無一成者然甜酸甘苦忽然過口何足追計取能醉人則吾酒何以佳為但客不喜爾然客之喜怒亦何與吾事哉元豐四年十月二十一日書

### 二十二日訪王齊愈於車湖坐上

### 得陳慥書報種諤領兵深入西夏大捷作詩與馬夢得飲於東禪莊院書孟

### 東野詩

本集書孟東野詩云元豐四年與馬夢得飲酒黃州東禪醉後誦孟東野詩東野詩云我亦不笑原憲貧不覺失笑東野何緣笑得原憲遂書此

以贈夢得只夢得亦未必笑得東坡也

### 再書馬夢得窮

本集書馬夢得窮云馬夢得與僕同歲月生少僕八日是歲生者無富貴人而

僕與夢得為窮之冠即吾二  
人而觀之當推夢得為首  
**赤壁懷古作念奴嬌詞**  
本集赤壁懷古調寄念奴嬌詞云大江東去浪

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又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穿空驚濤拍岸  
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  
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故國神游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間如夢一樽還酹江月

**十一月二日雨後微雪徐**  
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間如夢一樽還酹江月

**大受攜酒臨臯坐上作浣溪沙詞**  
本集十一月二日雨後微雪太守徐君猷攜酒見過調寄浣溪沙詞云覆塊青青麥

未蘇江南雲葉暗隨車臨臯烟景世間無雨脚半  
收簷斷綫雪林初下瓦疎珠歸來冰顚亂粘鬚  
**明日酒醒雪大作和前詞**

本集明日酒醒雪大作和前韻二首云醉夢醺醺曉未蘇門前轆轤使君車  
扶頭一盞怎生無廢園寒蔬挑翠羽小槽春酒凍凍曉未蘇門前轆轤使君車

裏餐糟例姓蘇使君載酒為回車天寒酒色轉頭無薦士已開飛鶚表報恩  
應不用蛇珠醉中還許攬桓鬚再和前韻二首云半夜銀山上積蘇朝來九

陌帶隨車濤江烟渚一時無空腹有詩衣有結濕薪如桂米如珠東吟誰伴  
撚髭鬚萬頃風濤不記蘇雪晴江上麥千車但令人飽我愁無翠袖倚風紫

拂紫絳唇得酒爛櫻  
**大雪中送牛尾狸與徐大受姪安節赴舉報罷遠來省**

**公夜坐有詩**  
吾兄喜酒人今汝亦能飲一杯歸誦此萬事都鄆枕據此詩云

父尚在也子明之兄名不欺字子正者已故子明之弟名不危字子安者獨  
家居不仕無飲酒之目惟子明好飲見於公之題跋以證此詩則安節為子

明之子信矣據樂城集伯父墓表云孫十二人千乘千運千之千能千里千  
秋千經千傑千尋千億時暉公渡海聞時姪中進士第是爲子安子則時與  
暉別爲字行皆當爲子安所出而此十人者則子正子明之子並在其中矣  
王註以千乘千之千能千秋千鈞五人爲子正之子而千鈞墓表不載查註  
併爲十三人尤誤又公贈安節詩有瞻前惟兄三顧後子由一今朝復何作  
幸見此萬里姪句詳玩詩意則安節之名在此十人中惜無從辯別耳

### 堂兄子明詩跋

本集題子明詩後云吾兄子明舊能飲酒至二十蕉葉乃稍

其豪氣逸韻豈知天地之大秋毫之小耶不見十五年乃以刑名政事著聞  
於蜀非復昔日之子明也姪安節自蜀來云子明飲酒不過三蕉葉吾少年  
望見酒盞而醉今亦能三蕉葉然舊學消亡夙心掃地枵然爲世之廢物矣  
乃知有得必有喪未有兩獲者也黃魯直跋云老道士蓋子瞻之從叔蘇頌  
言也有孫汝楫登進士第公以治平四年丁未四月護喪到眉乃見子  
明時也次年公雖在眉而子明或在官自治平丁未至元豐辛酉正十五年  
也據樂城集子明官承議郎通判嘉州

### 成都惟簡使悟清來乞勝相院經藏碑十五百公以所

### 得趙棠舍利授之爲作舍利記

本集趙先生舍利記云趙先生棠本蜀人孟

官南海有潘冕者陽狂不測人謂之潘盜南海俚人謂心風爲盜盜當與京  
師言法華偈頌往來言云盜日光佛也先生棄官從盜游盜以謂盡得我道  
盜既隱去而先生亦坐化焚其衣得舍利數升我與先生之子和游故得此  
舍利四十八粒蓋與先生異迹極多張安道作先生墓誌其載其事視今爲

大理寺丞知藤州元豐四年十一月十五日以舍利授寶月大師之孫悟清

使持歸本院供養巴郡蘇軾記此記本集作元豐三年謬與次年正月

使悟清往安州求滕元發作大字碑額不合時元發未到安也且據經

藏碑記惟簡作大寶藏乃三年事是求記亦當在四年也今為更正

宿乾明寺作詩為安節書摩利支經并作跋本集跋所書摩利支經後云姪

升行下峽常持此經得脫險難明年十一月至黃州見軾乞寫此本

持歸蜀眉陽蘇軾書此記本集作十二月謬據後詩題改正冬至日

與安節飲酒樂甚使作黃鍾梁州仍令小童快舞一曲醉後作記事本集記

飲云元豐辛酉冬至僕在黃州姪安節不遠千里來省飲酒樂甚

使作黃鍾梁州仍令小童快舞一曲醉後書此以識一時之事并贈安節

詩瀕行公為誦中都公送官師下第歸蜀詩人稀野店休安枕路入靈關穩

跨驢句因以為韻作詩送之公與安節夜坐詩有落第汝為中酒味句

渠有屈聲句蓋安節舉進士不第始往見兩

公而歸故於其行也舉中都公句以贈之聞李常出按行抵光州相約會

於岐亭十二月一日自東門出陸夜宿團風鎮二日晚至陳慥靜菴

書云今日見馬鋪報公擇二十一日入光州界今已在光輒於太守處借人

持書約會於岐亭某決用初一日早離州初二日晚必造門此會殆為希有

然第一請公勿殺物命更  
與公擇一簡邀之尤妙  
李常至雷數日  
本集與幾宜義書云向者公擇在舒時蒙相過既去索然無復往還

作君家蜂作窠歲添漆汁  
詩三過君句又有臘日和季常賞梅詩則是時

為三再和陳慥雪中賞梅有臘酒詩催熟寒梅雪鬪新句大雪書事  
雪云今

過矣  
年黃州大雪盈尺吾方種麥東坡得此固我所  
喜但舍外無薪米者亦為之耿耿不寐悲夫  
雪中有懷朱壽昌作江神子

詞本集大雪有懷朱康叔使君調寄江神子詞云黃昏猶是雨纖纖曉開簾  
言欲平簷江濶天低無處認青帘孤坐凍吟誰伴我拚病日熬衰髯使君留

客醉厭厭水晶鹽為誰甜手把梅花東望  
憶陶潛雪似故人人似雪雖可愛有人嫌  
二十五日大雪始晴作夢回文詩

許安世書來言房州三朶花事記以詩作子由棲賢寺記跋  
樂城集廬山棲賢寺新修僧堂

記云元豐三年余得罪遷高安夏六月過廬山涉其山之陽入棲賢谷谷中  
多大石岌嶮相倚水行石間其聲如雷霆如千乘車行者震掉不能自持雖

三峽之嶮不過也故其橋曰三峽渡橋而東依山循水水平如白練橫騰巨  
石匯為大車輪流轉洶湧窮水之變院據其上流右倚石壁左俯流水石壁

之趾僧堂在焉狂峯怪石翔舞於簷上杉松竹箭橫生倒植葱蒨相糾每大  
風雨至堂中之人疑將壓焉問之習廬山者曰雖茲山之勝棲賢蓋以一二

數矣明年長老智遷使其徒惠遷謁余於高安願為文以志之元豐四年五  
月初九日眉陽蘇轍記本集跋云子由作棲賢堂記讀之便如在堂中見水

石陰森草木膠葛僕當爲書之刻石堂上撰易傳論語說成本集上文潞公且欲與廬山結緣他日入山不爲生客也書云到黃無所用心遂因先子作易傳九卷又自以意作論語說五卷窮苦多難壽命不可期恐此書一旦淪沒不傳莫若獻之明公而易傳文多未有力裝寫獨致論語說五卷公退閒暇一爲讀之就使無取亦足見老而好學也欒城集論語拾遺敘云予少爲論語畧解子瞻謫黃州爲論語說盡取以往今見於書者十二三也大觀丁亥閒居潁川爲孫籀簡筠講論語凡二十七章謂之論語拾遺恨不得質之子瞻也爲陳慥作其父希亮傳謂陳公弼傳已載鳳翔案內公居黃五載季常相待如骨肉此傳乃義有不容辭者時季常之兄忱恂並官於朝非不見此傳者豈獨季常一人可給耶并爲慥作方山子傳家郭解爲人閭里之俠皆宗之稍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晚乃遜於光黃間日岐亭菴居蔬食不與世相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屋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余謫居於黃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爲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聳然異之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十有九年余在岐山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游西山鵲起於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今幾時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然方山子世有勳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

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黃間多異人  
往往陽狂垢汙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儼見之與聞焉公自嘉祐癸卯與季常  
相識岐下數至是年元豐辛酉爲十九年則爲惟簡作成都勝相院經藏記  
傳爲是年作其陳公弼傳當亦作於是年也  
本集勝相院經藏記云元豐三年歲在庚申有大比丘維簡號曰贊月修行  
如幻三摩鉢提在蜀成都大聖慈寺故中和院賜名勝相以無量寶黃金丹  
砂琉璃真珠旃檀衆香莊嚴佛語及菩薩語作大寶藏湧起於海有大天龍  
背負而出及諸小龍糾結環繞諸化菩薩及護法神鎮守其門天魔鬼神各  
執其物以禦不祥是諸衆寶及諸佛子光色聲香自相摩激璀璨芳郁璦瓏  
宛轉生出諸相變化無窮不假言語自然顯見苦空無我無量妙義凡見聞  
者隨其根性以是因緣度無量衆皆爭捨施及諸結習而作佛事求脫苦海  
有一居士其先蜀人與是比丘有大因緣去國流浪在江淮間閱是比丘作  
是佛事即欲隨衆舍所愛習周視其身及其室廬求可捨者了無一物乃至  
無有毫髮可捨私自念言我今惟有無始已來結習口業妄言綺語論說古  
今是非成敗如人善博日勝日負自云是巧不知是業今捨此業作寶藏偈  
願我今世作是偈已盡未來世永斷諸業一切世間無取無舍無憎無愛無  
可無不可時此居士稽首西望而說偈言聞者王安石在金陵客有自黃州  
來者問子瞻近日何作客曰曾醉卧臨臯亭起而作寶相記千餘言但點定  
一兩字立索副本就月下應純道人將適廬山求東坡羹頌以行本集東坡  
讀之歎曰子瞻人中龍也應純道人將適廬山求東坡羹頌以行本集東坡  
東坡羹蓋東坡居士所煮菜羹也不用魚肉五味有自然之甘其法以菰若  
蔓菁若蘆菹若薺應純道人將適廬山求其法以遺山中好事者以頌問之



陳師仲爲公編述超然黃樓二集作報書

本集答陳師仲主簿書云先吏部

末兄爲編述超然黃樓二集爲賜尤重從來不曾編次復有一二在者得罪  
日皆爲家人婦女輩焚毀盡矣不知今乃在足下處當爲刪去其不合道理  
者乃可存耳軾率常四五夢至西湖上此殆世俗所謂前緣者在杭州嘗游  
壽星院入門便悟曾到能言其院後堂殿山石處故詩中嘗有前生已到之  
語足下主簿於法得出入當復縱游如軾在彼時也山水窮絕處往往有軾  
題字想復題其後足下所至詩但不擇古律以日月次之異日觀之便是行  
紀有便以一二見寄慰此惘惘也此書論編詩有不擇古律日月爲次各  
語可見呂東萊之分類必非公意也陳師仲嘗謂公徐州顏長道稱其文詞  
卓瑋志節高亮是時爲杭州作陳吏部詩跋使吏部陳公獻不及見其人然  
主簿並見於與師仲書中  
少時所識一時名卿勝士多推尊之邇來前輩凋喪畧盡能稱頌公者漸不  
復見得其緒言遺事皆當記錄寶藏況其文章乎公之孫師仲錄公之詩二  
十五篇以示軾三復太息以想見公之大畧云附錄  
自棲賢寺記以下八條月日無考今附載此年之末  
元豐五年壬戌公年四  
年四月更官制以王珪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蔡確尚書右僕射兼中  
書侍郎章惇門下侍郎張璪改中書侍郎蒲宗孟尚書左丞王安禮尚書右  
丞呂公著罷五月遣給事中徐禧治鄜延邊事六月詔自今事不以大小並  
中書省取旨門下省覆奏尚書省施行三省同得旨更不得帶三省字行出  
是日輔臣有言中書省獨取旨之體太重上曰三省體均中書省撰而議之  
門下省審而覆之尚書省承而行之苟有不倫自可論奏不當緣此以亂體

制也八月城永樂九月夏人來攻城陷徐禱李稷李舜舉死之十月正月二日

月貶呂惠卿知單州十一月奉安祖宗神御於景靈宮大赦天下正月二日

宣都令朱嗣先來謁為書歐陽修黃牛廟詩本集書歐陽公黃牛廟詩後云

朱嗣先見過因語峽中山水偶及之朱君請書其事與詩當刻石於書勝相

廟正月二日眉山蘇軾書此條詩事詳卷一總案黃牛廟題下書勝相

院經藏碑成悟清辭歸作惟簡書本集與寶月大師書云新歲遠想法體康

既來書丁寧悟清日夜煎督遂與作得寄去碑額見令悟清持書往安州干

勝元發大字不知得否此間諸事請問清師即詳也每念鄉舍神爽飛去然

近來頗常齋居養氣日覺神凝物輕他日天恩放停幅巾杖履尚可放浪於

岷峨間也知吾兄亦清健髮不白更請自愛晚年為道侶也悟清為惟

簡法孫十二人使悟清往求碑額作勝元發書本集與滕達道書云蜀僧達

之一非清悟也悟清持赴安州之書本十七日夢扁舟渡江中流回望樓霞樓中歌樂雜

集不載今以後書補其事作舟人言閭邱公顯方會客覺而異之作水龍吟詞本集水龍吟詞敘云閭

黃州作棲霞樓元豐五年正月十七日夢扁舟渡江中流回望樓中歌樂雜

作舟人言公顯方會客也覺而異之乃作此詞公顯時已致仕在蘇州其詞

云小舟橫截春江卧看翠壁紅樓起雲間笑語使君高會佳人半醉危柱哀

絲艷歌餘響遶雲縈水念故人老大風流未減獨回首烟波裏推枕惘然不

見但空江月明千里五湖聞道扁舟歸去仍攜西子雲夢南  
州自武昌南岸昔游應記料多情夢裏端來見我也參差是二十日與潘丙

郭邁出郭尋春和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詩過汪若谷家作天籟記并詩本

天籟記云黃州郭氏神最異予去歲作何氏錄以記之今年汪若谷家神尤  
奇與人問答如響名全字德通姓李氏著篆字筆勢奇妙而字不可識曰此

天籟也與予篆三十二字云是王天麟渡江來謁為言岳鄂間溺兒俗告朱  
天蓬呪使以隸字釋之不可

壽使立賞罰以變此風本集與朱康叔書云春寒起居何如昨日武昌奇  
居王殿直天麟見過言岳鄂間田野小人例只養

二男一女過此輒殺之尤諱養女初生輒以冷水浸殺其父母亦不忍率常  
閉目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嬰女久乃死有神山鄉百姓石揆者連殺兩

子去歲夏中其妻一產四子楚毒不可堪忍母子皆斃報應如此而愚人不  
知創艾問鄂人有秦光亨者今已及第為安州司法其在母也其舅陳遵夢

一小兒挽其衣若有所訴兩夕輒見之遵獨念其姊有娠將產馳往省之則  
兒已在水盆中矣救之得免鄂人戶知之準律故殺子孫徒二年此長吏所

得按舉願公明以告邑令佐使召諸保正告以法律仍錄條粉壁曉示且立  
賞召人告官賞錢以犯人及鄰保家財充若依律行還數人此風便革公更

使令佐誘諭地主豪戶若實貧甚不能舉子者薄有以潤之但得初生數日  
不殺後雖勸之使殺亦不肯矣自今以往緣公而得活者豈可勝計哉又題

湖陰曲云元豐五年承天院僧蘊湘因到君誼請於軾而鄂州太守陳君瀚  
為致其書此記乃朱壽昌非久罷去之證而書有春寒之語當為五年

正月所復與古耕道為育兒會使安國寺僧繼蓮掌其籍歲以為常焉本集書黃

鄂之風云近聞黃州小民貧者生子多不舉初生便於水盆中浸殺之聞之不忍會故人朱壽昌康叔守鄂州乃以書遺之俾立賞罰以變此風黃之士古耕道雖稚魯無他長然頗誠實喜為善乃使率黃人之富者歲出十千如願過此者亦聽使耕道掌之多買米布絹絮使安國寺僧繼蓮書其出入訪閭里田野有貧甚不舉子者輒少遺之若歲活得二月筠守毛國鎮將歸來百箇小兒亦閑居一樂事也吾雖貧亦當出十千

求贈言為書歸去來詞作跋

且本集題所書歸去來詞後云毛國鎮從子求書

然國鎮豈林下人也哉譬如今之統屬多畫寒林雪竹當世所難得者正使在廟堂之上尤可觀也夫國鎮三衢人時以省郎守筠州與趙閣道厚等素有歸與之志與子由唱訓甚多且因經旬不用鞭朴喜而賦詩子由和作有政寬境內棠陰合訟去庭中草色新句其人其政蓋可見矣國鎮家素豐連田阡陌而性好施子緣手輒盡故子由詩云公家昔盛時阡陌連三衢倉廩濟寒餓婚嫁營羈孤千金赴高義脫手曾須與晚為二千石得不償所通皆實錄也子滂字澤民時為齊郎子由有送毛滂齋郎詩雪堂成滂往見公於東坡以是考之則國鎮罷去乃是年夏後之事矣元祐中公帥杭滂為法曹由是知名公遷惠州滂通問不絕時以詩文就正一日得滂所作雙石堂記與報書云居夷久矣不意復聞韶濩之音士林驚誇以為榮幸國鎮既罷其代守筠者為賈蕃高安令為羅審禮其和子由寄題孔平仲江州官代者為江渙今據兩集詰所知者匯載於此

和子由寄題孔平仲江州官

舍小菴陳隨於岐亭開龜軒且來訪作詩

本集

昭玘書云軾啓向得王子中兄弟書具道足下每相見語輒見及意相子甚厚此必有以不肖欺左右者軾所以得罪正坐名過實耳然少年好文字雖自不能工喜誦他人之工者今雖老餘習尚在得所示書反復不知厭所稱道雖不然然觀其筆勢俯仰亦足以粗得足下爲人之一二也幸甚幸甚此日履茲春和起居何似蒙庇粗遣每念處世窮困所向輒值牆谷無一遂者獨於文人勝士多獲所欲如黃庭堅晁无咎秦觀張耒之流皆世未之知而軾獨先知之今足下又不見鄙欲相從游豈造物者專欲以此樂見厚也耶然此數子者挾其有餘之資而驚於無涯之知必極其所欲以此樂見厚也耶將安所歸宿哉惟明者念有以反之獨軾偃偃然未有所得也徐守莘老每有書來亦以此見教想時相從有以發明王子中兄弟得相依幸甚子敏雖失解乃得久處左右想遂磨琢成其妙質也臨書惘惘惟順時自愛謹謝不宣東都事畧李昭玘字成季濟北人也有文名爲蘇軾所知元祐中爲起居舍人後陷黨籍廢黜終身云

李昭玘已登第時爲徐州教授元祐初試學士院公拔爲館職及知貢舉昭玘爲考官書中所云王子中兄弟者皆虞部員外郎王正路之子如子開子立子敏皆是又有子安者後與陳師道見公南都皆其弟兄行也子開已仕子中兄弟方舉進士而昭玘爲學官故皆從其游子立自上年春中赴徐秋試出入學中者年餘昭玘因于中求知於公由是知名其後子立還筠復因子立以通乎子由于子由稱其壯年篤學才節茂美文章偶發並在報

公得廢圃於東坡之舊築而垣之葺堂五間

本集

與陳

季常書云柴炭已傾感怍感作東坡昨日立木殊耽耽也

堂成於大雪中因繪雪於四壁榜曰東坡雪堂

始自號東坡居士作雪堂記

本集雪堂記云蘇子得廢園於東坡之晉築而

因繪雪於四壁之間無容隙也起居偃仰環顧睥睨無非雪者蘇子居之真

得其所者也歌曰雪堂之前後兮春草齊雪堂之左右兮斜徑微雪堂之上

今有碩人之頤頤考槃於此兮芒屨而葛衣挹以雪堂酒為義罇

清泉兮抱瓮而忘其機負傾筐兮行歌而采薇

予在黃州鄰近四五郡皆送酒身耕妻蠶將以卒歲

子合置一器中謂之雪堂義罇身耕妻蠶將以卒歲

苦之中亦自有樂事有屋五間果菜十數畦桑百餘本

聊以卒歲也

亭之後邱西控北山之微泉慨然而歎曰此亦斜川之游也

作江神子詞

江神子詞敘云陶淵明以正月五日游斜川臨流班坐顧瞻南阜愛曾城之

獨秀乃作斜川詩至今使人想見其處元豐壬戌之春余躬耕於東坡築雪

堂居之南挹四望亭之後邱西控北山之微泉慨然而歎此亦斜川之游也

其詞云夢中了了醉中醒只淵明是前生走遍人間依舊却躬耕昨夜東坡

春雨足鳥鵲喜報新晴雪堂西畔暗泉鳴北山傾小溪橫

游於東坡

本集和毛滂法曹詩云我頃在東坡秋菊為夕餐永愧坡間人布

笑便傾倒五年得輕安公子豈我徒衣鉢傳一簣此詩李元直送雪堂其後作於杭州追述雪堂初成毛澤民來游之事正此時也

篆字榜作報書本集與李通叔書云篆寄雪堂篆字筆勢茂美足為郊藪之光

淵明飲酒詩跋本集書淵明飲酒詩後云顏生稱為仁榮公言有道屢空不獲年長饑至於老雖畱身後名一生亦枯槁死去何所知

心固為好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資裸葬何必惡人當解意表此淵明飲酒詩也正飲酒中不知何緣記得此許多事元豐五年三月三日子瞻與客飲

酒客令書此寒食日雨中徐大受分新火有臨臯亭中一危坐三見清明改詩因題其後

新火詩開分新火句其寒食雨詩信黃州所作矣查註引蕪水志謂公壬戌三月至蕪游清泉寺作此者誤且詩意皆杜門苦雨之況與註極不合今刪至公是月游蕪水事本集

詩詞記述甚多也合註從誤應駁正七日公以相田至沙湖道中遇雨作定風波詞本集定風波詞敘云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同行皆狼狽余獨不

芒鞋輕勝馬誰怕一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且徐行竹杖

山頭斜照却相迎回首向來蕭灑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過黃氏家得呂

道人沈泥硯本集記呂道人現云澤州呂道人沈泥硯多作投壺樣其首有

年三月七日偶至沙湖黃氏家見一畝水多腴田往求不遂本集金穀說云吾

一枚黃氏初不知貴乃取而有之畝水多腴田往求不遂嘗求田蕪水田在

山谷開者投種一斗得稻十斛問其故云連山皆野草散木不伐得臂疾會生五穀地氣不耗故發如此吾以是知五穀耗地氣為最甚也

潘尉龐醫來迎相率至麻橋龐所居留數日

會因示臂疾相率往麻橋龐家住數日鍼療得愈又記龐安常云斬人龐安常善醫而曠不以賄謝為急又博物通古今此所以過人也子偶患左手腫

一城而愈徐禧遇公於斬來謁其初為呂惠卿所薦以處士用元豐五年三

月偶以事至斬水德占闕余在傳舍惠然見訪問東都事署徐禧先以有

正言直龍圖閣帥涇原以母憂去官服除召試知制誥兼御史中丞官制行

龍知制誥專為中丞改給事中王師大舉伐西夏卿延帥沈括請城永樂詔

禧與李舜舉往相其事其詔往鄭延乃是年五月事而見公於斬向為給事

中特其至斬事跡無考耳禧疾愈與龐醫游清泉寺飲王羲之洗筆泉儼然

來謁者當由魯直誦說之故

蘭溪之上作浣溪紗詞

本集書清泉寺詞云黃州東南三十里為沙湖亦曰

戲之曰余以手為口君以眼為耳皆一時異人也疾愈與之游清泉寺寺在

斷水郭門外二里許有王逸少洗筆泉水極甘下臨蘭溪溪水西流余作浣

溪紗詞云山下蘭芽短浸溪松間沙路淨無泥瀟瀟暮雨子夜過酒家飲酒

醉月上策馬至溪橋解鞍曲肱少休及覺亂山葱蘢不謂人世也題西江月



詞於橋柱上

本集西江月詞敘云春夜漸水道中過酒家飲酒醉乘月至一

柱上其詞云照野瀾瀾淺浪橫空暖暖微雷障泥未解玉驄嬌我欲醉眠芳

草可借一溪明月莫教踏破瓊瑤解鞍欹枕綠楊橋杜宇一聲春曉關關廣

與記云綠楊橋在斷水是十一日還至車湖過王齊愈達軒作四花說本集

此橋竟以公詞得名矣相似說云茶蘼花似通草花桃花似蠟花海棠花似絹花并書贈齊愈子愚

錫而歸入本集書贈王十六云王十六秀才好蓄余書相從三年得兩牛腰既

十六及第當以鳳凰為字米初謁公館於雪堂本集登州召還與米元章

大硯與之文甫收此為據米初謁公館於雪堂本集登州召還與米元章

耐衰病之餘乃始入閣復思東坡相從之適何可復得米初謁公館於雪堂

辛丑公赴鳳翔之時至是年二十二矣素與馬夢得厚善其來因夢得以見

公也又有董義夫者因朱壽昌以至時雪堂已成凡客至公皆館於雪堂故

有東坡相從之語此二人並見於與朱壽昌書中而壽昌非久罷去今定元

章義夫堂成即見所藏吳道子畫釋迦佛米轍畫史云蘇軾子瞻家收吳道

到確不可易矣觀所藏吳道子畫釋迦佛米轍畫史云蘇軾子瞻家收吳道

甚而當面一手精彩動人點不加墨口淺深量故最如活本集與寶月大師

書云某有吳道子絹上畫釋迦佛一軸雖破爛然妙迹如生意欲送院中供

養可裝在板子上仍作一龕子此畫與前來者隨天王無異但人物小而多

爾語終此畫公初見於長安陳漢卿家及守彭城得於鮮于子駿茲在雪堂

而後歸成都勝相院元章年僅四十九其作畫史乃晚年事所載多淵源授受此獨不知前後因地故畫史不能詳也今為補足之云

**竹法公使貼觀音紙於壁上即起作兩枝竹補以枯樹怪石遂贈之**  
米黻畫史云蘇

軾子瞻作墨竹從地一直起至頂余問何不逐節分曰竹生時何嘗逐節生運思清拔出於與可自謂與文枯一瓣香以墨深為面淡為背自與可始也子瞻作枯木枝幹虬屈無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無端如其胸中盤鬱也吾自湖南從事過黃州初見公酒酣曰君貼此紙壁上觀音紙也即起作兩枝竹一枯樹一怪石見與後晉卿借去不還歸家作竹皆自頂至地先竿後節公獨不然故元章疑而問也元章雖年少以其生知獨絕之資而親見縱橫盤礴之致又復求其底蘊故所記不數語而神理畢出也詰每以本集不傳畫法為缺事今錄此記更以公詩當其下手風雨快筆所未到氣已吞交柯亂葉動無數一一皆可尋其源四句補之而畫法備矣公畫竹初得之王維所見維竹似為雙鉤飛白而公獨得其神理及見與可畫學遂進與可遺公假竹元章見為著色竹是與可亦有雙鉤飛白之法至是益以二十餘年之功信波瀾獨老成矣時朱壽昌近在鄂州交誼甚厚而公與書云數日前飲醉後作頑石亂篠一紙私甚惜之念公篤好故以奉獻然則元章求得此紙亦甚不易而王晉卿於元祐同朝之際猶且三緘博兩紙購之他人宜其久假而歸也

**董鉞來游雪堂有卜鄰意公約歸去來詞作哨遍使其家僮扣牛**

**角而歌之**

本集哨遍詞敘云陶淵明賦歸去來有其詞而無其聲余治東坡築雪堂其上人俱笑其陋獨鄱陽董義夫過而悅之有卜鄰之意

乃取歸去來詞稍加隱括使就聲律以遺義夫使家僮歌之時相從於東坡  
釋來而和之扣牛角而爲之節不亦樂乎其詞云爲米折腰因酒棄家口體  
交相累歸去來誰不遣君歸覺從前皆非今是露未晞征夫指子歸路門前  
笑語誼童稚嗟舊菊都荒新松暗老吾年今已如此但小窗容膝閉柴扉策  
杖看孤雲暮鴻飛雲出無心鳥倦知還本非有意噫歸去來今我兼  
忘世親戚無浪語琴書中有真味步翠麓崎嶇泛溪窈窕涓涓暗谷流春水  
觀草木欣榮幽人自感吾生行且休矣念寓形宇內復幾時不自覺皇皇欲  
何之委何心去留誰計神仙知在何處富貴非吾願但知臨水登山嘯詠自  
引壺觴自醉此生天命更以哨遍寄朱壽昌作書本集與朱壽昌書云董義  
何疑且乘流遇坎還止以哨遍寄朱壽昌作書本集與朱壽昌書云董義  
日不談公美也舊好誦陶潛歸去來常患其不入音律近輒微加增損作般  
涉調哨遍雖微改其詞而不改其意請以文選及本傳考之方知字字皆非  
創入也謹作小楷一本寄上亦請錄和董鉞滿江紅詞本集滿江紅題下楊  
本與郭元弼爲病勑不及別書也義夫名鉞自倅曹得罪歸鄱陽遇東坡於齊安怪其豐暇自得曰吾再娶柳  
氏三日而去官吾固不戚戚而憂柳氏不能忘懷於進退也已而欣然同憂  
患如處富貴吾是以益安焉乃令家僮歌其所作滿江紅詞東坡嗟歎之次  
其韻云憂喜相尋風雨過一江春綠巫峽夢至今空有亂山屏簇何似伯鸞  
攜德耀簪珥未足清歡足漸粲然光彩照階庭生蘭玉幽夢裏傳心曲腸斷  
處憑他續文君壻知否笑君卑辱君不見周南歌漢廣天教夫子休喬木便  
相將左手抱琴書雲間宿歸重義夫因朱壽昌納交於公不一年以病沒  
見本集與蔡景繁書中至公與朱蔡書及滿江紅詞敘均作義夫獨哨遍詞

敘作殺夫義畧可通殺似兩用

### 四月答文彥博書

本集上文潞公書云軾再

之者今爲一之庶無歧出耳  
尉執事台候萬福承以元功正位兵府備物典冊首冠三公雖曾孫之過絕  
口不言而金勝之書因事自顯真古今之異事聖朝之光華也有自京師來  
轉示所賜書教行草爛然使破甑散帶復增九鼎之重伏讀灑然知其不肖  
之軀未死之間猶可以洗濯磨治復入於道德之場追申徒而謝子產也軾  
始就逮赴獄有一子稍長徒步相隨其餘守舍皆婦女幼稚至宿州御史符  
下就家取文書州郡望風遣吏發卒圍船搜取老幼幾怖死既去婦女悲罵  
日是好著書書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燒之此事定重復尋理十七其  
七八矣到黃無所用心輒復覃思於易論語端居深念若有所得此則宿昔  
之心掃除未盡者也黃州食物賤風土稍可安既未得去亦無所歸必老  
於此拜見無期臨紙於邑惟冀以時爲國自重邵伯溫聞見錄云元豐四年  
故參知政事王堯臣之千國老以至和中潞公與劉沆王堯臣共乞立英宗  
爲皇嗣章草進明其父功帝面問潞公公對與國老合加潞公兩鎮節度使  
劉沆王堯臣贈太師中書令時神宗以潞公不言降詔褒美此書首頌  
其事則事在四年而書作五年無可疑矣乃紀年錄以此書爲三年四月作  
誤甚且以二月至黃四月卽成易論語二書亦必無之事公與陳季常書云  
易義須更半年功夫練之乃可出據此則易傳已有年餘之功其事具可考  
也又前列撰易傳論語說條下上文潞公書卽從此書  
摘載以證其事非前已先有書上路公也併記於此  
楊繪來訪語及公舊

所贈詞有天涯同是傷流落句爲此日先兆

軾得神宗深眷將大用矣會二

人合攻宰相曾公亮未發而元發之弟元素所謂令弟賊漢者竊其疏以  
報公亮公亮遂先上章自辯神宗自是不悅此二人被放之根也元素繼為  
翰林學士力攻王安石以范鎮呂誨歐陽修富弼司馬光王陶者退為言  
又論以經術取士不當獨廢春秋宜令學者以三傳解經又論常平使者暴  
橫免役有十書宜罷為會布所排遂罷知亳州由應天徙杭公為此詞時元  
素甫至杭而公亦方得密語似過當然其意謂已以攻新法被出未信而諫  
固所宜矣不虞元素之深結主知者不能用其一言而至於相值杭州是則  
在朝不同而天涯則同也其中寄意甚深竊不料其各皆坐廢而遇於齊安  
也是則更且感六客同集湖州而張先陳舜俞劉述皆下世有詩致慨作和  
可慨矣

詩謂楊元素以薦屬吏王永年為御史蔡承禧所論坐貶荆南節度副使  
言據納通鑑長編乃熙寧十年五月事東都事畧云坐貶荆南數月分司南  
京改提舉太平觀起知興國軍其起知興國軍乃元豐六年十一月南郊恩  
例是時元素尚在荆南且有與公合營田宅之事則東都事畧之說有闕遺  
矣

五月以怪石供佛印作怪石供者曰怪石石似玉者今齊安江上往往得  
美石與玉無辨多紅黃白色其文如人指上螺精明可愛雖巧者以意繪畫  
有不能及豈古所謂怪石者耶小兒浴於江時有得之者戲以餅餌易之既  
久得二百九十有八枚大者兼寸小者如棗栗菱芡其一如虎豹首有口鼻  
眼處以為羣石之長又得古銅盆一枚以盛石挹水注之粲然而廬山歸宗  
佛印禪師適又使至遂以為供自今以往山僧野人欲供禪師而力不能辦  
衣服飲食卧具者皆得以淨水注石為供蓋自蘇子瞻始時元豐五年五月

東坡雪 綿竹楊世昌道士來訪善作密酒為作密酒歌本集與吳采書云近

堂書 犯者門戶立木以表之臨臯之東有犯者獨不立木怪 陳慥來自岐亭以一

之以問酒友曰為賢者諱吾何嘗為此但作密酒耳 指巾為贈作詩第五大過公也武昌西山松柏之間羊腸九曲有亭址甚狹

其傍古木數十章不可加以斧斤公每至其下輒睥睨終日一夕大風雷雨

拔去其一亭得以廣乃重建九曲亭屬子由為記樂城集武昌九曲亭記云

齊安無名山而江之南武昌諸山坡陁蔓延澗谷深密中有浮圖精舍西曰

西山東曰寒谿依山臨壑隱閉松樾蕭然絕俗車馬之跡不至每風止日出

江水伏息子瞻杖策載酒乘魚舟亂流而南山中有二三人好客而喜游聞

子瞻至幅巾迎笑相攜徜徉而上窮山之深力竭而息掃葉藉草酌酒相勞

意適忘返往往留宿於山上以此居齊安三年不知其久也然將適西山行

於松柏之間羊腸九曲而獲少平游者至此必息倚怪石蔭茂木俯視大江

仰瞻林阜傍矚溪谷風雨變化林麓向背皆效於左右有廢亭焉其遺址甚

狹不足以席眾客其傍古木數十大皆百圍千尺不可加以斧斤子瞻每至

其下輒睥睨終日一旦大風雷雨拔去其一斥其所據亭得以廣子瞻與客

入山視之笑曰茲欲以成吾亭耶遂相與營之亭成而西山之勝始具

後當為元豐五年夏後之事為載於此 公題九曲亭有元鴻橫號黃柳峴

句六月元結陂湖荷花甚開對云皓鶴下浴紅荷湖座客皆笑因足成之以

贈武昌王齊愈齊萬和孔平仲久旱得雨作雪堂種植各詩道暑南坡修竹

之下書贈古耕道本集書贈古氏云古氏南坡修竹數千竿大者皆七寸圍

數畝種桃李雜花今年秋冬當作三間一龜頭取雪堂規橫東蔭修竹西眺江山若果成此遂爲一郡之嘉觀也公與諸子往來雪

堂臨皇之間必道經黃泥坂一日大醉作黃泥坂詞本集黃泥坂詞云出臨

北轉走雪堂之陂陀兮歷黃泥之長坂大江洶以左繚兮渺雲濤之舒卷草

木屑累而右附兮蔚柯邱之葱蒨余且往而夕還兮步徙倚而盤桓雖信美

而不可居兮苟娛余於一盼余幼好此奇服兮襲前人而無辨路悠悠其莫往來

晒兮悟驚俗之來思釋寶璐而被綰絮兮雜市人而無辨路悠悠其莫往來

今守一席而窮年時游步而遠覽兮路窮盡而旋反朝嬉黃泥之白雲兮暮

宿雪堂之青烟喜魚鳥之莫余驚兮幸樵蘇之我媿初被酒以行歌兮忽放

杖而醉偃草爲茵而塊爲枕兮穆華堂之清宴紛墜露之濕衣兮升素月之

團圓感父老之呼覺兮恐牛羊之予踐於是蹶然而起起而歌日月明兮星

稀迎余往兮餞余歸歲既宴兮草木腓歸來歸來兮黃泥不王適曹煥來謁

可以久嬉又書黃泥坂詞後云余在黃州大醉中作此詞王適曹煥來謁

哀慵伴海底鯢魚會化鵬諸句蓋是時王適以落解還籍重過齊安故公作

歸來引送之有世不汝求之句與子由詩意相合當在元豐五  
年壬戌盛夏時也餘已考定王適自筠來謁條下曹煥詳後  
適既罷作

**歸來引以贈之**

本集歸來引送王子立歸筠州云歸去來兮世不汝求胡不

首之未幾出彭城而南驚兮登邱隴而增歎亂清淮而倦鑑兮驚昔容之是  
非念東坡之遺老兮輕千里而款余扉共雪堂之清夜兮攬明月之餘輝會  
鷄黍之未熟兮歎空室之伊威我挽袖而莫留兮僕夫在門歌式微歸去來  
兮路渺渺其何極將稅駕於何許兮北江之南南江之北於此有人兮儼峨  
峨其豐碩孰居約而爾肥兮非糠覈其何食久抱一而不試兮愈溫溫而自  
克吾居世之荒浪兮視昏昏而聽默默非子之莫振吾過兮久不見恐自賊  
吾欲往而道無由兮子何畏而不即又為漁家傲詞使煥寄其父九章本集  
將以彼為玉人兮以子為之璞也  
光州調寄漁家傲詞云些小白鰓何用染幾人得見星星點作郡浮光雖似  
箭君莫厭也應勝我三年貶我欲自嗟還不敢向來三郡軍非忝婚嫁事稀  
年冉冉知有漸干遂辭公赴筠州詩云笑問黃泥行此味還同否自註云子  
金重擔從頭減  
瞻謫居齊安自臨臯亭游東坡路過黃泥坂作黃泥坂詞二君皆新自齊安  
來故云開闢王適依兩公以為家者其在徐湖則課過其在宋筠則課  
遲近遠是以筠為歸也曹煥雖為子由婿而其父九章守  
浮光去公甚近煥必省公於黃會與適遇遂同至筠也  
跋寄錢世雄本集跋錢君倚遺教經云人貌有好醜而君子小人之態不可  
掩也言有辯訥而君子小人之氣不可欺也書有工拙而君子



小人之心不可亂也錢公雖不學書然觀其書知其為挺然忠信禮義人也  
軾在杭州與其子世雄為僚因得觀其所書佛遺教經刻石峭峙有不同之  
勢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訥今君倚之書蓋訥云歸公後與錢濟明書云曾  
託施宜德附書及遺教經跋尾必達也據此附編餘詳卷二十二總案錢濟  
明條  
張舜民謫郴州繞道來謁同游武昌與縣令李觀佐吳亮嚴屹步出西  
門登樊山涉寒溪迤邐兩寺至觀音泉樊山集柳行錄云招縣子瞻游武昌  
郊天之處食罷舟離黃州泊對岸樊溪口蘇子瞻以舟涉江同詣武昌縣縣  
在樊溪之東隔樊山五里許即吳之西都有吳王城同縣令李觀佐吳亮嚴  
屹及子瞻諸人游武昌樊山步出西門涉寒溪迤邐步上凡兩寺在山中景  
致幽遠下寺有觀音泉澄澈可愛歸觀音泉當即菩薩泉也張芸叟此記  
敘次膠轉陋甚姑為錄之以存游助公和舜民倅號  
詩自註云昔與張同游武昌樊口可為張說之證  
舜民自述從征靈武兵  
敗有詩記其事本集書張芸叟詩云張舜民芸叟州人也通練西事稍能詩  
所作薪他日玉關歸去路將何攀折贈行人青岡峽裏常州路十去從軍九  
不回白骨似沙似骨將軍休上望鄉臺為轉運判官李察所奏貶郴州監  
稅舜民言官軍圍靈武不下糧盡而退西人從城上呼官軍漢人兀擦否或  
仰而答曰兀擦城上皆大笑西人謂慙為兀擦也東都事畧高遵裕字公綽  
繼宣子以團練使知慶州神宗命諸路兵討夏國涇原兵聽遵裕節制師度  
旱海距靈州百里次南平梁廣騎驟至遵裕出精騎接戰斬首千餘級遂合

涇原帥圖靈州劉昌祚請分兵擊東關必下遵裕沮之圍城久未拔賊引河灌我師水至斷砲為梁以濟追騎至轉戰累日虜少却涇原帥殿為賊所乘一軍皆潰坐貶鄂州團練副使安置張舜民字芸叟舉進士為襄樂令元豐四年四月高遵裕以環慶之師劉昌祚以涇原之師種誼以鄜延之師問罪夏人冬諸將之師至靈州城下敗績十二月詔班師又本集和張舜民自御史出倅虢州詩王註云舜民元豐辛酉為環慶帥屬明年責監郴州酒稅此文稱張舜民西征回塗作詩是作於班師之後矣其同游武昌事載於此行錄此因赴貶所繞道至黃也今作魚蠻子據陸游云張舜民謫官湖湘作此載五年王戎夏秋之交云

### 魚蠻子

據陸游云張舜民謫官湖湘作此載五年王戎夏秋之交云

漁父詩公取其意為魚蠻子今考舜民謫官過黃之時與此詩後先適合是因舜民過黃而作審矣陸游周必大多得故老傳聞且於公事獨加詳慎不敢妄語故其說自然符合非若他書不耐考察一經排擠則其謊立破也今以舜民游西山二事置此詩前者以前所考定固足以立案然得此而益信也

### 七月與邁夜坐作聯句詩十三日作中都公舉進士謝啓跋以歸子明

集本

題伯父謝啓後云天聖中伯父中都公始舉進士於眉年二十有三時進士法寬未有糊名也試日通判殿中丞蔣希魯下堂觀進士程文見公所賦歎其精妙絕倫曰第一人無以易子公力言年少學淺有父兄在決不敢當此選希魯大賢之曰君子成人之美乃以為第三明年登乙科此其親書啓事謝希魯者也公歿後十三年得之宜與人單君錫家蓋希魯宜與人也又八年乃躬自裝縹而歸公之第二子子明兄使寶之以無忘公之盛德云元豐

五年七月十三日第六姪責和王鞏賓州所寄詩詩有況子三年四句

援黃州團練副使軾謹誌合註皆從誤和詩必在五年壬戌施註原編四年辛酉查註

始得以三年數之也今改編於此十六日與客泛舟赤壁清風徐來月出東

山之上白露橫江水光接天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客有吹洞簫者倚歌

而和之洗盞更酌桮盤狼籍相與枕籍乎舟中本集前赤壁賦云壬戌之秋

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蘇子與客泛舟游

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

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遺世獨立羽化而

登仙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

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咽然如怨如

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

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

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

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酾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八月十五

空酾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八月十五作念奴嬌

司本集中秋調寄念奴嬌詞云憑高眺遠見長空萬里雲無留迹桂魄飛來

言光射處冷侵一天秋碧玉宇瓊樓乘鸞來去人在清涼國江山如畫望中

烟樹歷歷我醉拍手狂歌舉柁邀月對影成三客起舞徘徊風露下今

夕不知何夕便欲乘風歸去何用騎鵬翼水晶宮裏一聲吹斷橫笛

九月

九日徐大受攜酒雪堂作醉蓬萊詞

本集重九上徐君猷調寄醉蓬萊詞云笑勞生一夢屬旅三年又還重九華髮

蕭蕭對荒園搔首頗有多情好飲無事似古人賢守歲歲登高年年落帽物華依舊此會應須爛醉仍把紫菊茱萸細看重喚搖搖霜風有手栽雙柳來歲今朝為我西顧羽觴江口會與州人飲公遺愛一江醇酎調然詞有羈旅三年句信為元豐五年壬戌所作而紀年錄以重九南鄉子詞編是年以是詞編六年癸亥  
**雪堂夜飲醉歸臨臯作臨江仙詞**  
本集夜飲東坡調寄臨江仙詞云夜飲東坡醒復醉歸來髣髴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鳴敲門都不應倚杖聽江聲長恨此生非我有何時忘却營營夜闌風靜殺紋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葉夢得避暑錄云子瞻與數客飲江上夜歸江面際天風露浩然有當其意乃作歌辭所謂夜闌風靜殺紋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者與客大歌數過而散翌日喧傳子瞻夜作此詞挂冠服江邊挈舟長嘯去矣郡守徐君猷聞之驚且懼以為州失罪人急命駕往謁則子瞻鼻鼾如雷猶未興也然此語卒傳至京師雖裕陵亦聞而疑之  
**十月十五日步自雪堂將歸於臨臯二客從公過黃泥之坂霜**

**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於是攜酒與魚**

**復游於赤壁之下**

本集後赤壁賦云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於臨臯二客從子過黃泥之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

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殺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似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

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須於是攜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子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攀栖鸞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涌子亦悄然而悲蕭然四顧寂寥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施註先生為楊道士書一帖云十月十五日夜與楊道士泛舟赤壁飲醉夜半有一鶴自江南來掠予舟而西不知其為何祥也

**聞李臺卿沒於廬州徐禧往城永樂兵敗城陷並弔以詩**  
本集書永洛事

洛之役李舜舉徐禧李穰皆在園中上以手詔賜西人若能全吏士當盡復侵地詔未至而舜舉等已死聖主可謂重一士而輕千里矣惜此等不被其賜也哀哉舜舉中官也將死以敗紙半幅書其上云臣舜舉死無所恨但願陛下勿輕此賊付一健黠者閑走以聞時李穰亦將死書紙後云臣穰干苦萬屈上為一惻然以見二人之賢不肖也

**徐禧未死事載續通鑑長編始為傳疑而已**  
轉運蔡承禧按臨見於臨

**為公營屋**  
本集與蔡景繁書云自開車馬出使私幸得託迹部中豈意仁人矜閔手書存問不替疇昔比日履茲煩暑尊體何如又書云某謫居幽陋每辱存問漂落之餘恃以少安今者又遂一見慰幸多矣銜涉薄寒起居何如據此則景繁通問於夏間而行部於冬日乃十月按黃之確證也回車院為三司按臨所居使至則僑寓不便景繁使有司添屋三間於其傍疑使至則

分屋而居此卽南堂也施註引齊十一月書雪堂四戒本集書四戒云出與

安拾遺謂郡人築南堂以居公誤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結齒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濃命曰腐腸之

藥此三十二字吾當書之門牕几席繡紳盤盂使坐起見之寢食念之元豐

五年十一月十三日作李康年篆心經跋本集跋李康年篆心經後云

月雪堂書小篆尤精以私忌日篆般若心經爲其親追十九日生朝郭邁古耕道置酒

福而求余爲跋尾元豐五年十二月十三日赤壁磯踞高峰俯鵲巢酒既酣李委作新曲曰鶴南飛擲笛數弄有穿雲裂

石之聲坐客引滿醉倒贈詩訪陳慥於岐亭書戒殺事本集書贈陳季常詩

季常往來每過之輒作汁字韻詩一篇季常不殺殺故以此諷之季常旣不

復殺而里中皆化之至有不食肉者皆云未死神已泣此語使人淒然也

作酸酒如羹湯甜酒如蜜汁詩此岐亭五首之四詩有爲君三日醉三

日則無可考也與李委泛舟赤壁酒酣笛作風起水湧大魚皆出書贈范子

今附載於此豐本集書與范子豐云黃州少西山麓斗入江中石室如丹傳云曹公敗所

少西對岸卽華容鎮庶幾是也然岳州復有華容縣竟不知孰是今日李委

秀才來相別因以小舟載酒飲赤壁下李善吹笛酒酣作數弄風起水湧大魚皆出上有棲鶴坐念孟德公瑾如昨日耳適會范子豐兄弟來遂書以與之

張商英過黃州會於徐大受座上

春渚絕聞云張無盡過黃州徐君猷有

兒之會無盡因戲語云厥有美妾良由令妻公即續之云道得微章鄭趙姓

稱孫姜聞齊浴兒於玉潤之家一夔足矣侍坐於冰清之仄三英榮今既暮

而張夫人還其一還乃聞姬也最為徐所寵作減字木蘭花詞本集為徐君

蘭花詞贈嫵卿云嬌多媚態體柳輕盈千萬態端主尤賓斂黛含顰喜又嗔

徐君樂飲笑誰從伊情意恁臉嫩膚紅花倚朱欄裏住風贈勝之云雙鬢綠

墜嬌眼橫波眉黛翠妙舞蹁躑蹁蹁掌上身輕意態妍曲窮力困笑倚人傍香喘

噴老大逢歡昏眼猶能仔細看贈慶姬云天真雅麗容態溫柔心性慧響亮

歌喉過住行雲翠不收妙詞佳曲嚀出新聲能斷續重客多情滿勸金危玉

手擎贈懿懿云柔和性氣雅稱佳名呼懿懿解舞能謳絕妙年中品流眉

長眼細淡淡梳粧新綰髻懊惱風情春著花枝百態生陳君式罷任為書李少卿詩本集書蘇李詩後

子卿之詩也予本不識陳君式謫居黃州傾蓋如故會君式罷去念無以道

離別之懷歷觀古人之作辭約而意盡者李少卿贈蘇子卿之篇書以贈之

春秋之時三百六篇皆為崔閑作醉翁操本集醉翁換敘與石刻互異

可以見志不必已作也詳卷三十

五總案書李樵墓老輒就枕數局一展轉云我始一局君幾局矣東坡曰

詳卷三十

巖老常用四脚茶盤只著一色黑子昔與邊韶敵手今被陳搏爭先若時似有輸贏著了並無一物歐陽公夢中詩云夜涼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禁罷不知人換世酒闌

### 作卜算子詞

本集調寄卜算子詞云缺月掛疎桐

無奈客思家殆是謂也孤鴻影驚起却回頭有恨無人省棟盡寒枝不忍棲寂寞沙汀冷黃庭堅山谷題跋云東坡道人黃州時作語意高妙似非喫烟火食人語非胸中有萬卷書筆下無一點塵俗氣孰能至此書龐安常遺李廷珪墨吾蓄墨多矣其間數丸云是李廷珪造雖形色異衆然歲久墨之亂真者多皆疑而未決也有人蓄此墨再世矣不幸遇重病醫者龐安時愈之不敢取一錢獨求此墨已而轉遺余求書數幅而已安時斯水人術學造妙而有賢行大類蜀人單驥善療疴疾字安常知古今刪錄張仲景已後傷寒論極精審其原傷寒蓋萬全者也陸道士惟忠自眉山來訪言陳太初得道事本集陸道士墓誌銘云道士陸惟忠所作詩論內外丹指畧其後十五年復來見余惠州又記陳太初尸解云予謫居黃州有眉山道士陸惟忠自蜀來云有得道者曰陳太初問其詳則吾與同學者也陸惟忠以紹聖丙子見公惠州也得王齊愈補硯以遺蒲宗孟

### 作銘

本集補硯銘敘云龍尾補硯章聖皇帝所嘗御也乾興升遐以賜外戚

之珍匪斯石也補形而殷理金聲而玉色也雲作服胡麻賦本集胡麻賦敘

蒸露湛祥符之澤也二臣更寶之見者必作也作服胡麻賦云始余嘗服伏



蒼久之良有益也夢道士謂余伏苓燥當雜胡麻食之夢中問道士何者爲  
胡麻道士言服麻是也既而讀本草胡麻爲巨勝其油正可作食性與伏苓  
相宜於是始異斯夢方將以其說食之而子由賦伏苓以示余乃作服胡麻  
賦以答之其詞曰我夢羽人頤而長兮惠而告我藥之良兮喬松千尺老不  
僵兮流膏入土龜蛇藏兮得而食之壽莫量兮於此有草衆所嘗兮狀如何  
乃淪乃丞甘且腴兮補填骨髓流痰膚兮是身如雲我何居兮長生不死道  
之餘兮神藥如蓮生爾廬兮世人不信空自劬兮搜抉異物出怪迂兮摘死  
空山固其所兮至陽赫赫發自坤兮至陰肅肅跨於乾兮寂然反照珠在淵  
兮沃之不滅又不燔兮長虹流電光燭天兮嗟此區區何與於其間兮譬之  
齊油火之所傳而已耶謂此賦乃黃**聞歐陽發訃爲文祭之**伯和文云鳴  
州作考定卷四十二總案老饕賦條下呼哀哉文忠之子贊之孔門則其高弟其材不同而皆有得公之一體惟伯  
和父得公之學甚敏且蕪網羅幽荒掄揀遺逸馳騁百世有求則應取之左  
右不擇鉅細如漢伯喈如晉茂先餘子其繼公薨一紀門人彫喪我老又廢  
退而講論放失舊聞日月其逝欲操簡牘從伯和父解發疑蘊今其亡矣誰  
助我者投筆掩袂斯文日化躡風系景安所止戾子獨確然求之度數斷以  
凡例抱其孤學將以安適鑿不謀柄歸從文忠與仲純父孰曰非計而我何  
爲寓詞千里繼以泣涕嗚呼哀哉謂歐陽發字伯和修之長子也官承議  
郎據此文卒於元豐壬戌故曰公薨一紀也自後惟叔弼季默聚於京師及  
汝陰爲章篆畫木石叢篠作書何遜春渚紀聞云先生戲筆所作枯木并拳  
而已

質夫莊敏者帖云近者百事廢懶惟作墨水願精奉寄一紙思我當一展王  
觀也又云本只作墨水餘興未已更作竹石一紙同往前者未有此體也

子中自彭城來謁答李昭玘書本集與李昭玘書云王子中來出所惠書益  
知動止之詳既拜賜雪堂新詩又獲觀負日

軒諸詩文耳目眩駭不能窺其淺深矣老病廢學已久而此心猶在觀足下  
新製及魯直元咎明畧諸人唱和於拙者便可闕筆子中殊長進皆左右之

賜也書買田事本集書田云吾無求於世矣所須二頃稻田以充餽粥耳而所  
至訪問終不可得豈吾道方艱難時無適而可耶抑人生自有

定分雖一飽亦如功名富貴不可輕書杜甫屏跡詩本集書子美屏跡詩云  
得也耶此公經營田宅之始也

情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村鼓時時急漁舟箇箇輕杖藜從白首心跡喜  
雙清晚起家何事無當地轉幽竹光園野色山影漾江流廢學從兒梅長貧

任婦愁百年渾得醉一月不梳頭子瞻云此東坡居士之詩也或者曰此杜  
子美屏跡詩也居士安得竊之居士曰夫禾麻穀麥起於神農后稷今家有

倉廩不子而取輒為盜被盜者為失主若必從其初則農稷之物也杜與自  
今考其詩字字皆居士實錄是則居士詩也子美安能禁吾有哉杜與自

臨淮來游為題字說後本集書晁無咎所作杜與子師字說後云易曰君子  
得與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夫君子得與

下完而上未具也小人剝廬上壯而下撓也下完而上未具吾安寢其中民  
將截之上壯而下撓疾走不顧猶懼壓焉今君學修於身行修於家而祿未

及既完其下矣故促杜與歸作書本集與杜子師書云承晚來起居佳勝示  
予以是名字之

促杜與歸作書及畫圖覽之愧汗不惟犯孟子柳宗元之

禁又使多言者得造風波甚非相愛之道也謹却封納從者已多日離親側  
惟以蚤還爲宜入夜草草語終自陳君式以下凡十六條皆此兩年中事並  
載此卷之末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二十二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誤男霖圻覆較

諸公元豐六年癸亥公年四十八是年閏六月富弼薨七月孫固罷韓絳知樞密院事安燾同知院事八月蒲宗孟罷王安禮尚書

左丞李清臣尚書右丞十一月祭昊天上帝於圜丘大赦天下十二月文彥博以太師致仕正月三日臨臯亭點燈會客

作詩二十日復出東門用前韻巢穀自蜀中來游諸公元豐四年七月經制

誅巢穀在韓軍中因避禍來此公使追過從學館於雪堂本集與子安兄書云巢三見在東坡安下依舊似虎風節愈堅師授

某兩小兒極嚴常親自煮猪頭瀝血睛作藍鼓菜根宛有太安滋味是

年巢谷五十六歲迨十四歲過十二歲年表謂巢谷來從公學年譜謂公自臨臯遷雪堂必在壬戌十月之後居雪堂止年餘者並誤時崔閑巢谷並寓

雪堂非久參寥至亦寓其中公固未嘗遷居也各註皆不知其事今為考定

如答孔平仲集句諸作大寒至東坡飲巢穀以酒因有慨於蒲傳正為解嘲

作巢菜詩同蘇壽明巢穀送應託往游廬山本集送僧應託偈敘云蘇壽明

人也曾於黃岡將之廬山作偈送之歸作日日出東門詩巢穀游車湖未歸

因此巢谷到黃以後事也因煩載於此

牢城火市井皆焚潘丙舉室奔東坡火自西北來至雪堂而止穀雨瓢無恙

招之使歸本集與巢元修書云日日望歸今日得文甫書乃云昨日始與君

牢城失火燒蕩十九雪堂亦危備家皆奔避堂中飛崔開館於雪堂作陳章

書本集與陳朝請書云所論四望起廢固宿志所願但多難畏人切望憐察

能此遠來見客且留之時令作一弄也適寒苦嗽且為道此東都事畧云元

豐六年十一月丙午祭昊天上帝於圜丘大赦天下熙寧六年春中公患

廢之條故來著以為言答書公傷痼不復游岐亭

有適寒之語乃春中作也問因成目疾杜門月餘入三月寒食日與郭遵渡寒溪吳亮提壺野飲遊能

秋後始全愈也餘詳後條為挽歌聲酒酣發響四坐淒然復歌寒食詞

坐為淒然郭生言吾恨無佳詞因為畧改樂天寒食詩歌之坐客有泣者其

詞曰烏啼鵲噪昏喬木清明寒食誰家哭風吹曠野紙錢飛古墓鼎鬲春草

綠堂梨花映白楊路盡是死生離別處冥漠重泉哭不聞蕭蕭暮雨人歸去

查註白樂天寒食野望吟起句云秋墟郭門外寒食誰家哭所改止此二句

白楊路作白楊樹餘皆同此詩查張夢得謫齊安出觀所藏郭忠恕畫

註收入第四十八卷續採中今載於此

山水屋木一燈作畫贊

本集郭忠恕畫贊敘云右張夢得所藏郭忠恕畫山

及史書小學通九經七歲舉童子漢湘陰公辟從事與記室董喬爭事謝去  
周祖召爲周易博士國初與監察御史符昭文爭忿朝堂貶乾州司戶秩滿  
遂不仕放曠岐雍陝洛間逢人無貴賤口稱猫遇佳山水輒留旬日或絕粒  
不食盛夏暴日中無汗大寒鑿冰而浴尤善畫妙於山水屋木有求者必怒  
而去意欲盡卽自爲之郭從義鎮岐下延止山亭設絹素粉墨於坐經數月  
忽乘醉就圖之一角作遠山數峯而已郭氏亦寶之岐有富人子喜畫日給  
淳酒待之甚厚久乃以情言且致匹素恕先爲畫小童持綠車放風鳶引線  
數丈滿之富家子大怒遂絕時與役夫小民入市肆飲食曰吾所與游皆子  
類也太宗聞其名召赴闕館於內侍省押班寶神與舍恕先長髯而美忽盡  
去之神興驚問其故曰聊以效顰神興大怒除國子監主簿出館於太學益  
縱酒肆言時政頗有謗語聞快杖配流登州至齊州臨清謂部送吏曰我  
逝矣因指地爲穴度可容面俛窺焉而卒槩葬道左後數月故人欲改葬但  
衣衾存焉蓋屍解也贊曰長松攬天蒼壁插水憑欄飛觀縹緲誰子空蒙寂  
歷烟雨滅沒恕先在焉呼之或出歸張夢得字懷民清河人據公夜訪承  
天院及子由爲作快哉亭記皆元豐六年癸丑冬後事蓋夢得以參寥自抗  
是年謫黃也今以公與懷民各條無月日可考者分載於此年云參寥自抗  
來訪館於雪窩同游武昌西山記夢參寥飲茶詩本集記參寥詩云昨夜夢  
覺而記其飲茶詩兩句云寒食清明多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夢中問火固  
新矣泉何故新答曰俗以清明淘井當續成一詩以記其事又參寥泉銘敘

云余謫黃州參寥子不遠數千里從余於東坡留期年當與同游武昌之西山夢相與賦詩有寒食清明石泉槐火之句蘇公以元豐七年四月一日去黃與參寥同游廬山而敘有留期年語以再以怪石供參寥作後怪石供設夢中詩句蓋以六年三月清明後至也

本集後怪石供云蘇子既以怪石供佛印佛印以其言刻諸石蘇子聞而笑曰是安所從來哉予以餅餌供佛印佛印必不刻也石與餅何異參寥子曰然供者從而刻之今以餅餌供佛印佛印必不刻也夫幻何適而不可舉手而示蘇子曰拱幻也受者亦幻也刻其書者亦幻也夫幻何適而不可舉手而示蘇子曰拱此而揖人人莫不喜戟此而警人人莫不怒同是手也而喜怒異世未有非之者也子誠知拱戟之皆幻則喜雖存而恨亡刻與不刻無不可者蘇子大笑曰子欲之耶乃亦以供之

二十五日記黃州婦本集與子由書云牆外有凡二百五十併二石槃云

火如猪嘶狗嗥因念他一點圓明正在猪嘶狗嗥裏面譬如江湖鑑物物之性長在飛沙走石之中尋常靜中推求常患不見今日關裏捉得些子如何

如何元豐六年三月二十五日夜已封書訖復以此寄子由蘇子由陳季常妻誠有如黃州婦者公必有說以此益見其誣也如謂此即因柳妬而發者是時柳氏已故公是年併不至岐亭無從聞獅吼也若作追述之詞此乃六年三月二十五日夜間所聞且封書以後事也此書本可不載恐後有影射以駁本案者故

四月作寄周安孺茶詩此詩查註從續補遺列入卷四十特載而論之

有如今老且嬾日飯止脫粟外慕既已矣胡為此騁東諸句是為謫居所作更以昨日散幽步偶上天容麓山圃正春風蒙茸萬旂簇呼兒為招客采製

聊亦復諸句參之其天峯雖不可考而黃惠兩州諸皆親至與白鶴新居不類惟東坡雪堂似之且公每與徐君猷游安國寺擷茶竹間亭又與陳季常書云茶白更畱作樣幾日此皆采茶製茶之明證徐大受罷黃州任本集與也今改編入集附載六年以明年夏後公去故也直書云春來未嘗一日閒欲去奉謁遂成食言愧愧君猷知四月未乃行猶可一見否

**楊君素來代**

詔總太守楊君素見後書張公規去欲論條下各註皆失考

**每歲春中與徐大受游安國寺**

**飲酒竹間亭上擷茶而食至是繼連請名公名遺愛亭代集谷為記**

本集代集元修

遺愛亭記云東海徐君猷以朝散郎為黃州未嘗怒也而民不犯未嘗察也而吏不欺終日無事嘯詠而已每歲之春與眉陽子瞻游於安國寺飲酒於竹間亭擷亭下之茶烹而食之公既去郡寺僧繼連請名子瞻名之曰遺愛時谷自蜀來客於子瞻因子瞻以見公公命谷記之谷愚樸陋旅人也何足以知公採道路之言五月南堂成詩有客來夢覺知何處挂起西牕浪接天賢之子瞻以為之記

**句因錄寄蔡承禧**

本集與蔡景繁書云臨臯南畔竟添却屋三間極虛敞便承禧亦夏蒙賜不淺又書云近葺小屋強名南堂暑月小舒蒙德

**楊繪遺其弟慶基至議買園田**

本集與楊元素書云令弟慶基來又書云承令弟見訪岸下無泊處又苦風雨



恩惠別去示諭田事乃蒙留念感幸不可言官務相近有一莊大佳果觀見  
念令有歸老之資異日公爲蒼生復起當却爲公甚治田園以報今日之賜  
也適新舊守到發冗甚不一又書云定襄胡家田公與唐彥議之必無遺  
策胡田先佃後買所謂抱橋溪浴把攬放船也附錄楊元素與公合買田園  
皆不遂書有新舊守到發陳道報荆南莊田同王長官來本集與楊元素  
語乃徐君猷臨去時事也陳道報荆南莊田同王長官來云見陳季常慙云  
任郎中其孚之子欲賣荆南頭湖莊子去府五六十里有田五百來石厥直  
六百千先只要二百來千餘可迺還不知信否又見樂宣德言此田甚好  
但稅稍重告爲問看覘亂尊聽負荆不附錄作滿庭芳詞王長官者棄官三十  
了也附錄此陳季常第六次過公也年黃人謂之王先生因送陳慥來過余因賦詞云三十三年今誰存者算只  
君與長江凜然蒼檜霜幹苦難雙聞道司州古縣雲漢上竹塢松廳江南岸  
不因送子寧肯過吾邦縱縱疎雨過風林舞破烟蓋雲幢願持此邀君一送  
飲空缸居士先生老矣真夢裏相對殘缸歌舞斷行人未起船鼓已逢蓬  
別徐大受作好事近詞本集送君猷調寄好事近詞云紅粉莫悲啼俯仰半  
花柳岸隘舟楫從此滿城歌吹看黃州闌珊附錄六月風毒攻右目杜門僧  
此詞乃徐君猷置家於黃而去故云半年離別也六月風毒攻右目杜門僧  
齋本集與蔡景繁書云某卧病半年終未清快近復以風毒攻右目幾失明  
書始則患瘡繼成目疾已闕半年而目疾始附錄二十日爲黃藥簪子由問疾頌  
甚其杜門謝客乃六月以後事也餘詳後條

本集六月二十日答子由頌云子由問黃藥長老疾云五蘊皆非四大空身心河嶽盡圓融病根何處容他住日夜還將藥石攻不知黃藥如何答老僧代答云有病宜須著藥攻寒時火燭熱時風病根既是無容處藥石還同四大空詩案樂城集入詩類非頌也詩編迎寄王適之下一年是爲元豐六年其前後並有在筠三年詩題蓋子由每以四年作三年如曾鞏卒於臨川或云在陳三年在齊三年是也公此頌亦因病中偶爲之耳

**傳與鞏同曰遷化如李賀事遂以上聞**本集書謗云吾昔謫居黃州曾子固同日化去如李賀長吉死時事以上帝召也時神宗以詢蒲宗孟輟飯而起先帝亦聞其語以問蜀人蒲宗孟有歎息語

續通鑑長編云京師盛傳軾已白日仙去上對左丞蒲宗孟歎息久之何遠春渚紀聞云公在黃州都下忽盛傳公病歿裕陵以問蒲宗孟宗孟奏曰日來外間似有此語然亦未知的實裕陵將進食因歎息再三曰才難遂輟飯而起意甚不懌蒲傳正蜀人也其姊爲公之嫂千乘乃蒲所出傳正之甥也神宗知其姻家故屢以問之公後奏狀

范鎮掩面大慟遽欲致金帛夢葉云先皇帝當食不御有才難之歎蓋指此也

得避暑錄云子瞻在黃州病赤眼踰月不出過客遂傳以爲死矣有語范景仁於許昌者舉袂大慟召子弟具金帛遣人賙其家子弟徐云此傳聞未審當先書以問其安否

**遺李成伯至始得耗**本集與范景仁書云李成伯長官得實弔恤之未晚

杜門謝客而傳者遂云物故以爲左右憂聞李

吳復古過齊安病方甚不盡

長官說以爲一笑平生所得毀譽殆皆類此也

款而行

本集與吳子野書云少時在稱府嘗及接見先侍講下風死生契濶

起居佳否拙疾畏風不果謁陳慥墓序辰悼亡作慰疏本集與慥授之慰疏

解去漸遠萬萬以時自重陳慥墓序辰悼亡作慰疏云得季常書知公有

閨門之戚內外積慶淑德著聞乃遽爾耶公去親遠動以貽憂為念千萬

遺無令生疾此區區至意惟聰明察之季常悲恨甚矣亦常以書痛解之適

若目疾上問極草草舍弟每有書來甚荷德庇尊丈待制因家書為道區區

舉常平行鹽法子由監筠州鹽酒稅正其專轄故云德庇則此書信為黃州

作書作適苦目疾之時又信為元豐六年夏後作至公確以六年春夏瘡痍

目疾已考定後李公擇條下是季常之妻已於六年夏間身故審矣此本集

毫無影響事可惡諸註傳會遂至牢不可破公自居黃而德業日進何至數

千里外戲其久死之妻獨寄詩與素不相識之吳德仁乎公臨文不諱作家

狀直書先人不學為人作碑則載季女大歸苟有其事必見方山子傳斷無

妻子自得語也再詳觀慰疏如謂授之之妻即季常之妹故有悲恨甚矣之

語然妹死僅可言悲必無恨甚矣之文也凡公所為碑銘傳狀有女必書蘇

廷評女二范鎮女一張方平女三滕元發女五富弼女四趙槩女二王子立

女一劉夫人女二已適未適尚幼皆分別詳載司馬光無女故其行狀與碑

皆無趙抃無女而嫁兄弟女十數皆如己女亦書於碑季常之父陳公弼傳

惟載忱恪恂慥四子慥即季常以本集所有各文例之則公弼未嘗有女而

季常即無妹也如不詳論後必有澆薄者為之說云觀書意授之之妻即季

常之妹故先生云然爾此種技倆率不顧是非以為別得一解者多矣故先

塞其閨六月聞陳襄計作陳章書本集與陳朝請書云錢塘一別如夢中事

捐館有識相弔知故人僚吏相愛之深者然無一字以解左右蓋罪廢窮奇

動輒累人故往還杜絕至今思之慙負無量春夏以來卧病幾百日今尙苦

目疾無緣一見臨紙耿耿公倅二十四日書士琴贈吳亮本集書士琴

杭有賀述古弟生子詩卽朗請也

武昌主簿吳亮君采攜其故人士琴之說與高齋先生之銘空同予之文太

平之頌以示余余不識沈君而讀其書反覆其義趣如見其人如聞士琴之

聲余昔從高齋先生游見其寶一琴無銘無識不知其何代物也請以告二

子使從先生求觀之此士琴者待其人而後和元豐六年閏六月二十四日

書書士琴自爲一事前案載與彥正判官書內之若言琴上有琴盤四

句公自云一偶非詩也且又一事也王註作琴詩施註原編不載外集以記

士琴一則改作長題而以此偶作詩牽合兩事爲一又譌士琴爲十二琴六

年閏六月爲五年閏六月又紀年錄閏八月作士琴詩合註云士琴詩無考

並誤考東都事畧元豐六年閏六月本集富鄭公神道碑葬於六年閏六月

是五年無閏六月也查註據外集長題與詩編入集內五年固誤其引本集

十二琴銘以實之尤非十二琴銘乃元祐丁卯張益老名之者既與二子無

涉且後事也查註惟引琴名不讀琴銘是以失之合註並從誤今集內刪去

此偶仍照本集作病起聞富弼計李常以禮部侍郎召還作書本集與李公

二事入案并駁正

春夏間多苦瘧痢赤目因此杜門省事而傳者遂云病甚者至云已死實無

甚恙今已頗健然猶欲謝客恐傳者復云云以爲公憂故詳之鄭公雖已逾

案

八旬然者舊彫喪想當為國懷恤公擇華老進用皆可喜然亦氣征之漸殆  
 恐未爾知首料臺閣殊不聞果爾甚可喜元素若能力止其行極佳亦當走  
 書道此也又富鄭公神道碑云元豐六年閏六月丙申薨於洛陽私第紀年  
 錄云鄭公以元豐六年閏六月二十一日薨東都事畧元豐六年李常召為  
 太常少卿遷禮部侍郎又孫覺自徐州徙南京召為太常少卿易私書少監  
 續通鑑長編元豐六年七月李常以禮部侍郎為南郊禮儀使又以孫覺為太常少卿  
 太常少卿召還未赴遷禮部侍郎再差南郊禮儀使又以孫覺為太常少卿  
 此朝命疊下也以此書考之富弼薨於閏六月二十一日越六七日必已聞  
 耗其公擇華老召還亦同時所聞故併在此書中楊元素以郊恩起知興國  
 舒州正赴關時也前載公患瘡病目及遷授之悼亡陳季常妻故諸事本無  
 年月可辨而還事牽連頃接同出一時全持此書之富弼身故李孫進用年  
 月為據即公之病愈亦定於此張夢得營新居於江上築亭公榜曰快哉亭  
 時無此書則前案皆不可立也

**作水調歌頭**  
 本集快哉亭調寄水調歌頭詞云落日繡簾捲亭下水連空  
 杳杳沒孤鴻認得醉翁語山色有無中一千頃都鏡淨倒碧峯忽然浪起掀  
 舞一葉白頭翁堪笑蘭臺公子未解莊生天籟剛道有雌雄一點浩然氣千  
 里快哉風開國紀年錄此詞贈七月作初秋寄子由和王鞏南遷初歸詩六  
 張惺佺似夢得又字惺佺也

**日渡劉郎**  
 狀飲於王齊愈達軒醉後畫墨竹作定風波詞本集元豐六年七  
 月六日王文甫家

飲釀白酒大醉集古句作墨竹詞調寄定風波云雨洗娟娟嫩葉光風吹細  
細絲筠香秀色亂侵書帙晚簾捲清陰微過酒樽涼人畫竹身肥擁腫何用  
先生落筆勝蕭郎記得小軒岑  
**十日作吳道子地獄變相跋**  
寂夜廊下月和新影上東牆  
子畫聖也出新意於法度之內寄妙理於豪放之外蓋所謂游刃餘地運斤  
成風者耶觀地獄變相不見其造業之因而見其受罪之狀能於此間一念  
清淨豈無脫理但恐如路傍草野火燒不  
**十五日孫嘉來訪出觀官師手蹟**  
盡春風吹又生耳元豐六年七月十日

**乃跋而歸之**  
本集跋先君與孫叔靜帖云嘉祐治平間先君編修太常因革  
禮在京師學者多從講問而孫叔靜兄弟皆篤學能文先君亟

稱之軾謫居於黃叔靜自京師過斷枉道過軾出先君手書以相示軾請受  
而藏之叔靜不可遂歸之先君平生往還書疏多口占以授子弟而此獨其

真蹟信於叔靜兄弟厚善也耶  
**書劉庭式事寄趙景卿**  
元豐六年七月十五日軾記  
本集書劉庭式事云

劉庭式為通判昨日有人自廬山來云庭式今在山中監太平觀面目奕奕  
有紫光步上下峻坂往復六十里如飛絕粒不食已數年矣此豈無得而然

哉乃書以寄密人趙景卿景卿與庭式善且嘗聞余言者庭式字得之今  
為朝請郎景卿字明叔鄉貢進士亦有行義元豐六年七月十五日書

**月二十三日作漱茶說**  
本集漱茶說云除煩去膩世不可闕茶然開中損人  
殆不少昔人云自茗飲盛後人多患氣不復病黃雖

損益相半而消陽助陰益不償損也吾有一法常自珍之每食已輒以濃茶  
漱口煩膩既去而脾胃不知齒便漱澀緣此漸堅密蠹病自已然率皆用中

下茶其上者自不常有間數日一啜亦  
不為害也元豐六年八月二十三日  
**二十七曰作節飲食說**本集節飲食

士自今以往早晚飲食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饌則三之有召我者不從  
而過是吾及是乃止一日安分以養福二日寬胃以養氣三日省費以養財

元豐六年八月**九月作十拍子詞**本集暮秋調寄十拍子詞云白酒新開九醞  
月二十七日

即是鄉東坡日月長玉粉旋烹茶乳金盞新搗橙香  
**二十七曰公第四子遜**

強染霜髭扶翠袖莫道狂夫不解狂狂夫老更狂  
**生小名幹兒頎然穎異作洗兒詩**外集洗兒戲作云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

到公卿又後題云去歲九月二十七日在黃州生子遜小名幹兒頎然穎異  
朝雲墓誌云生子遜

今改列  
**十月趙吉攜子由書來見喜公樂易遂畱焉**樂城集云者趙生弊衣蓬

總案  
髮未嘗沐洗好飲酒醉輒歌晉其市人雖有好事時召與語生亦慢罵斥其

過惡故高安之人皆謂之狂人不敢近也然其與人遇雖未嘗識皆能道其

宿疾與其平生善惡或曰此非有道者即元豐三年子謫居高安時見之於

塗亦畏其狂不敢問是歲歲暮生來見子曰吾知君好道而不得要陽不降

陰不升故肉多而浮面赤而瘡吾將教君挽水以澆百骸經旬諸疾可去經

歲不怠雖度世可也子用其說信然惟怠不能久故不能究其妙生嘗告子

吾將與君夜宿於此子許之既而不至問其故曰吾將與君游於他所度君

不能無驚驚或傷神故不敢子曰生游何至曰吾常至大山下所見與世說

地獄同君若見此歸當不願仕矣予覆然異其言自此知生非特挾術亦知  
道者也生兩目皆翳視物不明然時能脫翳見隨子碧色自臍以上骨如龜  
殼自心以下骨如鐸及兩骨相值其間不合如指嘗自言生於甲寅今一百  
二十七年矣家本代州名吉事五臺僧不能終棄之游四方少年無行所爲  
多不法與揚州蔣君俱學蔣惡之以藥毒其目遂翳然生亦非蔣不循理橋  
死無能爲也是時子兄子瞻謫居黃州求書而往一見喜子瞻之樂易留半  
歲不去及子瞻北歸從之歸趙趙生於後周世宗顯德元年甲寅至宋眞  
宗大中祥符六年癸丑爲六十年又自七年甲寅至元豐三年庚申爲七年子由不諳數學往往忤論  
且又習於率易讀穎濱遺老傳在處脫畧知其以是爲憚煩也此乃載趙可  
之所述其說不妄則可之從公內遷實一百三十有記趙吉與子由論神全  
一歲爲可信矣餘詳卷二十三總案過興國軍條下記趙吉與子由論神全  
本集記趙貧子語云趙貧子謂人日子神不全其人不服曰吾僚友萬乘蠅  
蟻三軍批糠富貴而晝夜死生何謂神不全乎貧子笑曰此血氣所扶名義  
所激非神之功也明日問其人日子父母在平日亡久矣常夢之乎日多矣  
夢中知其亡乎抑以爲存也日皆有之貧子笑曰父母之存亡不待計議而  
知者也晝日間子則不思而對夜夢見之則以亡爲存死生之於夢覺有間  
矣物之眩子而難知者甚於父母之存亡子自以爲神全而不學可憂也哉  
予嘗預聞其語故錄之歸案此記所指其人卽子由也子由問養性  
丐爲是說以曉之明載傳內特不暇詳耳公所錄乃丐之全語也 十二日

月夜過承天寺訪張夢得相與步於中庭庭下積水窈窕水中藻荇交橫皆



**竹柏影也**

本集記承天寺夜游云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為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

寢相與步於中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閒人如吾兩人者耳

故云兩

**書張夢得所贈墨**

本集書懷民所遺墨云世人論墨多貴其黑而不

閒人也亦復無用要使其光清而不浮湛湛如小兒目精乃為佳也懷民遺僕二

枚其陽曰清烟煤法墨其陰曰道卿既黑而光殆如前所云者書以報之

因此條亦是時所作而十五日記唐垌惠諸葛筆以諸葛筆兩束見寄每束

月日無者今類編於此冬至百書名僧令休硯本集書名僧令

十色奇妙之極非林夫善書莫能得冬至百書名僧令休硯本集書名僧令

此筆元豐六年十月十五日醉中題冬至百書名僧令休硯本集書名僧令

籀段君瑛嘗於京師傭書人處得一風字硯下有刻云祥符己酉得之於信

州鉛山觀音院故名僧休之手琢也明年夏於鵝湖山刻記錢易希白題

其側又刻荒靈二字硯蓋欽石之美者己酉至今七十四年令休不知為何

僧也禪月貫休信州人令休豈其兄弟歟嘗以問鉛山人而荒靈二字莫曉

其意段君以硯遺余故書此數紙以報之元豐六年和蔡承禧海州石室詩

**十一月一日早由作快哉亭記**

樂城集黃州快哉亭記云清河張君夢得謫

勝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蓋亭之所見南北百里東西一舍濤瀾洶湧風

雲間闔盡則舟楫山沒於其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駭目

不可久視今乃得說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西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  
行列烟消日出漁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數此其所以為快哉者也元豐六年  
十一月朔日趙郡蘇轍記此記乃張夢得謫居之確證故廬於江上初  
至則寓居承天寺公於月夜訪之故有兩閒人之說查註許端夫齊安拾遺  
云快哉亭縣令張夢得建合註從誤如謫為令  
**九日為孟震跋子由所作君**

**子泉銘**本集跋君子泉銘後云子由既為此文余欲刻之泉上孟君不可以

**不十二日為張夢得書昆陽城賦**本集昆陽城賦云淡平野之藹藹忽孤城

門幣以四達故道宛其未改彼野人之何知方偃僕而吐菜嗟夫昆陽之戰  
屠百萬於斯須曠千古而一快想尋邑之來陣兀若驅雲而擁海猛士扶輪  
以蒙茸虎豹雜沓而橫潰磬天下於一戰謂此舉之不再方其乞降而未僕  
固已變色而驚悔忽千騎之獨出犯初鋒而未艾始憑軾而大笑旋棄鼓而  
投械紛紛藉藉死於溝壑者不知其何人或金章而玉佩彼狂童之僭竊蓋  
已旋踵而將敗豈豪傑之能得盡市井之無賴貢符獻瑞一朝而成羣今紛  
就死之何怪獨悲傷於嚴生懷長才而自浼豈不知其必喪獨徘徊其安待  
過故城而一弔增志士之永慨紀年錄十一月十二日為張夢得書昆陽城  
賦  
**滕元發自安州赴闕相約會於岐亭**本集與滕達道書云公解印入覲當  
過岐亭故縣輕騎走見極不難慎勿

枉道逮往迎於黃陂而元發道出信陽遂相失  
本集與滕達道書云專人復  
見過逮往迎於黃陂而元發道出信陽遂相失

者勞矣某比謂公有境上之約必由黃陂會雨雪間作止於蕭寺晴霽乃還

遂徑來此拙於籌量遂失一見愧恨可知本集與滕達道書云聞公由信陽路赴闕數日如有所失也便欲歸黃州又

雨雪間作向憎房中明牕下擁數塊熟炭讀前漢書戾太子傳反復數過知

班孟堅非庸人也方感歎中而公書適至意與楊君素張公規游安國寺記

思豁然稍晴暖當陽羅江上放舟還黃也去欲論本集記張公規論去欲云太守楊君素通判張公規邀余游安國寺

啖醴蹈背出血無一語少屈可謂了死生之際矣然不免為胡婦生子而況

洞房綺疏之下乎乃知此事不易消除衆客皆大笑余愛其語有理故為錄

之謂公與孟亨之復見於常州而此記又有通判張公規徐大受卒於道

喪過黃州公拊棺一慟為文祭之本集祭徐君猷文云蚤厭綺紈富以三冬

始終循吏追繼襄陽之耆舊綽有建安之風流無鬼高談常傾滿座有功陰

德何止千人軼以慙愚自貽放逐爭席滿前無復十漿而五饒中流獲濟實

賴一壺之千金會報德之未遑已興哀於永決平生髮鬢尚為經紀其喪作

徐大正書本集與徐得之書云某啓始謫黃州舉目無親君猷一見相待如

事事處置令合宜若有分毫不如法人不責之諸子而責得之既手足之愛

切不可惜人情願形迹而有所不盡也十三十四不宜令失學聞其舅仲謨

戶部君之雅望久矣但未相見不敢致書欲望得之致想若侯葬畢迎君獻  
閤中與其三子置之左右而教以學則君獻為不死矣士契之深不避借易  
悚息之至又書云君獻喪過此行路揮涕况親知如僕與君者見其諸子益  
復傷心其弟六秀才雖駭面頗似佳士郡人贈之百餘千已附秀才收掌專  
用辦葬事也志文已是楊元素許作專為幹致既葬之後色君與三十四  
等可暫歸張家為長策幸更與詳議閑人不當僭管但平昔蒙君獻相待如  
骨肉不可不盡所懷想深照此意也附錄王明清揮塵後錄徐君獻子名端  
益字輔之建炎中為永嘉路都監又有字叔廣者前已載此即三十四也

作徐大受挽詞附錄詩有雪後獨來栽柳處附錄君十二月八日飲張夢得小  
閣作南柯子詞本集臘月八日飲懷民小閣調寄南柯子詞云衛濯元勳後

燒香閣輕寒浴佛天他時一醉書贈何聖可本集舊贈何聖可云歲云暮矣  
盡堂前莫忘故人憔悴老江邊

輒於此間得少佳趣今分一半寄與黃岡何聖可附錄公定惠院游記云入  
何氏竹園何氏方作堂竹間遂置酒竹陰下又元祐中與潘彥明書云何親

必安竹園復增葺否以十九日生朝王適以詩來慶公寄茶二十一片并答  
上皆言何勝可事也

寺集谷簡歸眉山本集與程葵仲書云元修去久矣今必還家附錄此黃州  
言集谷簡歸眉山所作書也公以元豐七年四月遷汝而書云去久則其歸

眉當在六年冬杪矣程二十七日夢作祭句芒文本集夢作祭句芒文云子  
葵仲亦眉人登進士第

宋乙巳年春開主集  
卷二十一  
九

紙請祭春牛文却之不可云欲得一佳文于笑而從之云三陽既至庶草將  
興爰出土牛以戒農事衣被丹青之好本出泥塗成毀須臾之間誰為溫喜  
傍有一吏云此兩句會有溫者其一云不害人已忘之參寥能具道乃復錄  
之今歲立春便可用也年譜元豐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夢中作祭春牛文  
**附錄**此文乃補錄於此與錢世雄書本集與錢濟明書云久不奉書不深訝否  
帥杭時者今載於此與錢世雄書本集與錢濟明書云久不奉書不深訝否  
吳江宦況如何儼有佳士否垂虹已復舊信否旅寓不覺歲復盡江上久居  
益無可樂但終未有少田生事漂洋無根耳兒子明年二月赴總與人口漸  
少當稍息肩餘無可慮會合何時萬萬自愛**附錄**元豐七年公送邁赴德興  
尉此六年冬杪書也中有久不奉書語則前寄書與邁教經跋乃五年之事  
矣**書范鎮約居許下事**本集書范蜀公約都云范蜀公呼我下邳許下許下  
公卿哉若人久放浪不覺有病忽然持養百病皆作如州縣久不治因循苟  
簡亦曰無事忽遇能吏百弊紛然非數月不能清淨也要且堅忍不退所謂  
一勞永逸也**附錄**答范景仁卜**贈參寥硯銘**本集卯硯銘云東隄硯龍尾  
鄰舊已載卷二總案南園條下**贈參寥硯銘**本集卯硯銘云東隄硯龍尾  
出入更嶮夷無燥濕今何向**李巖老法魚**本集與李巖老書云船中棲卧一  
者獨先逸從參寥老空寂**餉**日便言問殺不知如何淨瓶裏煮  
洗去某在東坡深欲一住示疾未瘳聊致一問而已法魚一瓶恐欲下飯又  
煮魚法云子瞻在黃州好自煮魚其法以鮮鯽魚或鯉治所冷水下入鹽以  
菰菜心芼之仍入渾蔥白數莖不得攪半熟入生**作王聖詩集敘**本集王定  
襄蘿蔔汁及酒各少許臨熟入橘皮纖乃食之

云定國以余故貶海上三年一子死貶所一子死於家定國亦病幾死余意其怨我甚而定國歸至江西以嶺外所作詩數百首寄余皆清平豐融闕然治世之音其幽憂憤歎之作蓋亦有之特恐死嶺外而天子之恩不及報以忝其父祖耳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定國且不我怨而肯怨天平余然後廢卷而歎自恨其人之淺也又念昔日定國過余於彭城畱十日往返作詩幾百餘篇余苦其多畏其敏而服其工也一日定國與顏復長道游泗水登桓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余亦置酒黃樓上以待之曰李太白死世無此樂三百年矣今余老不復作詩又以病止酒閉門不出門外數步即大江經月不至江上眊眊焉一老農夫也而定國詩益工飲酒不寢所至窮山水之勝不以厄窮衰老改其度今而後余之所畏服於定國者不獨其詩也

王鞏南遷初歸詩施註原編是年初秋寄子由詩後與此敘定國貶海上三年歸至江西之語正合則是敘作於黃州固當編入元豐六年冬杪也其後八年春中公至南都復有和鞏南遷回見寄詩而查註引淮海集王鞏以二年謫賓州七年放歸者誤且又以施註所編南遷初歸詩仍編六年自爲矛盾合註並從

**滕元發至闕爲飛語中所將自明作書**

本集滕公墓誌銘云落誤應駁正

安州旣罷入朝未對而左右不悅者又中以飛語又與滕達道書云公忠義較然天日共照又舊德重望不宜以小事紛然自辯若如來喻引罪而乞寬司僚於義甚

**曹煥來謁卽辭赴筠州作東軒長老詩以戲子由**

煥作此詩乃善卑意如此

元豐六年事而詩編七年過廬山圓通院今附載其事得

**雲秀書記夢彌勒**

於此子由作東軒事詳卷二十三總案公至筠州條下

殿事

本集記夢彌勒殿云僕在黃州夢至西湖上有大殿三重其東一殿題

其額云彌勒下生夢中云是僕所書眾僧往來行道大半相識辯才海

月皆在相見驚喜僕散移策杖謝諸人夢中來游不及冠帶既覺忘之明日

得芝上人信乃復理前夢因書以寄之

附載此元豐七年甲子殿詔封賢妃朱氏為德妃二月召太師文彥博入朝

年之末賜宴於正月和秦觀參寥梅花詩夜過雪堂聞崔閑彈曉角記孟郊詩本集

垂拱殿正月和秦觀參寥梅花詩夜過雪堂聞崔閑彈曉角記孟郊詩本集

郊詩云孟東野作閨角詩云似開孤月口能說翌日餽崔閑酒作詩外集送

落星心今夜聞崔誠老彈曉角乃知此詩之妙翌日餽崔閑酒作詩外集送

誠老詩帖云夜來一笑之歡豈可多得今日雪堂得無少寂寞耶往安州王

泉一酌果子少許夜琴一弄誰與同者莫是木上座否小詩漫往雪堂居士

醉方熟玉欄山人冷不眠送與安州潑醅酒從今三日二月二日與參寥徐

是三年此詩查註收入續探詩中今附載於此

大正步自雪堂沿柯池入乾明寺觀竹林謁乳母任氏墳鋤治茶圃遂造趙

氏園探梅堂至尚氏第觀老枳偃蹇如龍蛇形憩定惠僧舍飲茶任公亭師

中菴乃歸且約後日攜酒尋春於此

此條志林載元豐七年二月二日

之崔誠老攜酒出游

之說相合因錄載

寄司馬光書

本集與司馬君實書云請居窮陋如在井

底杳不知京洛之耗某以愚昧獲罪咎自

已招無足言者但波及左右爲恨殊深雖高風偉度非此細故所能處垢然  
某思之不啻芒背爾寓居去江十步風濤烟雨曉夕百變江南諸山在几席  
下此幸未始有也雖有窘乏之憂顧亦布褐藜藿而已開禧公在常州與書  
有某去歲臨去黃州當奉短啓之語是年正月杪已有內遷之命而書中不  
及當作於滕元發筠州安置以辯謗引疾疏草來質公改爲辯謗乞郡狀  
三月前也滕元發筠州安置以辯謗引疾疏草來質公改爲辯謗乞郡狀  
本集代滕達辯謗乞郡狀云臣聞人情不問賢愚莫不畏天而嚴父然而  
疾痛則呼父窮窘則號天蓋情發於中言無所擇豈以號呼之故謂無嚴畏  
之心今臣之所患不止於疾病而所憂有甚於窮窘若不號呼於君父更將  
趨赴於何人伏望聖慈少加憐察臣本無學術亦無材能惟有忠義之心生  
而自許既蒙深知於聖主肯復借交於衆人任其意恩積成仇怨一自離去  
左右十有三年浸潤之言何所不至謂臣陰黨反者故縱罪人若快斯言  
死未塞責伏思宣帝漢之英主也以片言而誅楊惲太宗唐之興王也以單  
詞而殺劉洎自古忠臣烈士遭時得君而不免於禍者何可勝數而臣獨蒙  
皇帝陛下始終照察愛惜保全則陛下聖度已過於宣帝太宗而臣之遭逢  
亦古人所未有日月在上更何憂虞但念世之憎臣者多而臣之賦命至薄  
積毀消骨巧言鑠金臣與反者義同路人獨於寬大之朝爲臣終身之累亦  
可悲矣凡今游宦之士稍與貴近之臣有葭莩之親半面之舊則所至便蒙  
異待人亦不敢交攻況臣受知於陛下中興之初効力於衆人未遇之日而  
乃毀譽不忌踐蹋無嚴臣何足言有辱天眷此臣所以涕泣而自傷者也今  
臣既安善地非敢別有僥求但患難之後積憂傷心風波之間怖畏成疾敢  
望陛下憫餘生之無幾究前日之異恩或乞移臣淮浙間一小郡稍近墳墓



漸謀歸休異日復得以枯朽之餘仰瞻天日之表然後退伏田野自稱老臣

追敘始終之遭逢以託鄉鄰之父老區區志願永畢於斯伏願陛下憐其志

察其愚而并答書本集與滕達道書云所示文字輒以意裁減其冗別錄一

赦其罪待命如乞養疾之類亦恐不宜荷異眷不敢不盡又滕公墓誌銘云復貶筠

州士大夫為公危慄或以為且有後命公上書自明帝覽之釋然即以為湖

州誌墓誌又云公嘗上章自訟有日樂羊無功謗書滿篋即墨何罪毀言

日聞天下聞而悲之嗚呼命也夫以上數語乃元發辨之於前者與此為兩

事故不敘於上書自明之下而特置於後作全段收煞分析甚明東都事

署未喻其故乃移此十六字於神宗覽之釋然即以為湖州之上誤矣

三

月三日公與參寥徐大正崔閑攜酒出游至定惠院飲東山海棠樹下憩於

尚氏之第竹林花圃居處修潔醉臥小板閣上酒稍醒聞崔閑彈雷琴作悲

風曉角之聲晚乃步出城東賃綠小溝入韓毅甫何勝可竹園勝可方作堂

竹間既闢地矣遂置酒竹陰下廣輿記云寒碧堂在府城東門外何氏兄弟

云步出城東入何氏園與此竹園建此侯蘇軾至賦畫竹石於壁間

記合則此堂落成即寒碧也公自

盡乃徑歸過何氏小圃乞叢楠移種雪堂之西徐大正將赴閩中以後會未

可期請記之四日復為詩

本集游定惠院記云黃州定惠院東小山上有一海

下矣今年復與參寥師二三子訪焉則園已易主主雖市井人然以子故稍  
加培治山上多老枳木性瘦斂筋脈呈露如老人頰花白而圓如大珠  
纍香色皆不凡此木不為人所喜稍稍伐去以子故亦得不伐既飲往憩於  
尚氏之第尚氏居處修潔如吳越閭人竹林花圃皆可喜醉卧小板閣上稍  
醒聞坐客崔誠老彈雷氏琴作悲風曉角聲鏗鏘然意非人間也晚乃步出城  
東鬻大木盆意者謂可以注清泉淪瓜李遂資緣小溝入何氏韓氏竹園時  
何氏方作堂竹間既闕地矣遂置酒竹陰下有劉唐年主簿者饒油煎餅其  
名為甚酥味極美客向欲飲而子忽興盡乃徑歸道過何氏小園乞其叢橘  
移種雪堂之西坐客徐君得之將適閩中以後會未可  
期請子記之為異日拊掌時參寥獨不飲以蜜湯代之  
訪作偈送之  
本集送聖壽院聽長老偈敘云聽師自筠來黃復歸於筠東坡  
居士為說偈言  
壽訪聽長老謂方子明浴頭笑語移刻而歸作詩記事有聰之來蓋因子由  
而見公也子由在筠與洞山有文黃藥有全聖壽有聰三老人作方外友並  
見樂城集逍遙聰禪師塔碑本集西蜀楊髻來謁貧甚以舊作扶風驛遇貧  
者詩贈之并贈髻錢帖  
本集醺錢帖云楊髻秀才謀學未成行囊已竭飲  
昌宗即潘原也公後與潘彥明書云申意殺甫與宗公頤韓君即殺甫何  
君乃何勝可皆黃人也其贈楊髻詩查註編入卷五罷鳳翔後已辨其誤今

據醴錢帖改聞陳君式訃為文祭之本集祭陳君式文云故致政大夫君式

屈莫信大夫安之有命在天十年躬耕以娛其親親亡泣血幾以喪明免喪

復仕哀哉為貧從政於黃急吏緩民食黃之薇飲其水泉我以重罪竄於江

濱親舊攢疏我亦自憎君獨願交日造我門我不自愛恐子垢紛君笑絕纓

陋哉斯言憂患之至期與子均示我數詩蕭然絕塵去黃而歸即安邱園澹

然無求抱潔沒身倚數大夫忽如浮雲千里一傷徧以斯文歸此文作聖

作於黃州要不出此年也公初至黃君式納交甚厚故為始終之云

**散子敘**本集聖散子敘云昔嘗覽千金方三建散云風冷痰飲癰瘡瘡瘡無

急其驗特異乃知神物效靈不拘常制至理開惑智不能知今僕所蓄聖散

子殆此類耶其方不知所從出得之於眉山八巢君穀穀多學好方秘惜此

方不傳其子余苦求得之謫居黃州比年時疫合此藥散之所活不可勝數

巢初與余約不傳人指江水為盟余竊隘之乃以傳斷水人龐君安時安時

以善醫聞於世又善著書欲以傳後故以授之亦使巢君之名與此方同不朽也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二十三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誤男霖圻覆較

蘇案元豐七年甲子

是年七月王安禮罷

三月告下特授檢校尚書水部員外郎汝州

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進上謝表

本集謝表云臣職言伏奉正月二十五日詔命特授臣汝

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者稍從內遷示不終棄罪已甘於萬死恩實出於再生祇服訓詞惟知感涕伏念臣向者名過其實食浮於人兄弟並竊於賢科衣冠或以爲盛事旋從冊府出領郡符既無片言可紀於絲毫而以重罪當膏於斧鉞驚魂未定夢游縲紲之中隻影自憐命寄江湖之上妻孥之所竊笑親友至於絕交疾病連年人皆相傳爲已死饑寒併日臣亦自厭其餘生豈謂草芥之賤微尚煩朝廷之紀錄開其惻悔許以甄收績通鑑長編元豐中軾繫御史獄上本無意深罪之遂薄其罪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然上每憐之一日語執政曰國史大事朕欲俾蘇軾成之執政有難色上曰非軾則用曾鞏其後鞏亦不副上意上復有旨起軾以本官知江州中書蔡確張璪受命王震當制明日改承議郎江州太平觀又明日命格不下於是卒出手札徙軾汝州有蘇軾黜居思咎閱歲滋深人材實難不忍終棄之語軾卽上表謝前此京師盛傳軾已白日仙去上對左丞蒲宗孟歎惜久之故軾於表內有人傳已死自厭餘生之句也何遜春消紀聞云公自黃移汝謝表既上裕陵覽之顧謂侍臣曰蘇軾真奇才時有憾公者曰觀軾表

中猶有怨望之語其言兄弟並列於賢科與驚魂未定夢游縹緲之語蓋言  
軾職前應直言極諫之詔今乃以詩詞被譴非其罪也裕陵徐謂之日朕已  
灼知蘇軾衷心實無他腸也於是語塞

九日書與王齊愈往來事識別

本集贈別王文甫云僕

至黃州時家在南都獨與兒子邁來郡中無一人舊識者時時策杖至江上  
望雲濤渺然亦不知有文甫兄弟在江南也居十餘日有長而髯者惠然見  
過乃文甫之弟子辨留語半日云迫寒食且歸車湖僕送之江上微風細雨  
葉舟橫江而去僕登夏隩尾高邱以望之髯翁見舟及武昌乃還爾後遂相  
往來及今四周歲相過殆百數遂欲買田而老焉然竟不遂近忽並移臨汝  
念將復去此而後期不可必感物懷然有不勝懷者悁悁不遂近忽並移臨汝  
也元豐七年三月九日開公三月三日游記尚無將招王齊愈書本集與  
去之語而此記作於九日其間命當在初五六日間也招王齊愈書王文甫  
書云數日不審尊候何如前蒙恩量移汝州比欲乞依舊黃州住細思罪大  
責輕君恩至厚不可不奔赴數日念之行計決矣見已計得一舟不出此月  
下旬起發沿流入淮泝汴至雍邱陳畱間出陸至汝勞費百端勞不得已本  
意終老江湖與公扁舟往來而事與心違何勝慨歎計公聞之亦凄然也甚  
有事欲面話治行殊未集冗迫之甚公  
能兩三日間特一見訪乎至望至望  
四月一日將自黃移汝畱別雪堂鄰  
里三君子作滿庭芳詞會李仲覽自江東來別遂書以遺之  
詞敘云元豐  
七年四月一日余將自黃移汝畱別雪堂鄰里三君子會李仲覽自江東  
來別遂書以遺之其詞云歸去來兮吾歸何處萬里家在岷峨百年強半來

日苦無多坐見黃州載聞兒童盡楚語吳歌山中友鷄豚社飲相勸老東坡  
云何當此際人生底事來往如梭待閒看秋風洛水清波好在堂前細柳應  
念我莫剪柔柯仍傳語  
**六日爲繼蓮作安國寺記**  
本集安國寺記云城南精  
江南父老時與噉漁簑  
破池亭樹間一二日輒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則物我相忘私竊樂之旦往  
而暮還者五年於此矣寺僧曰繼蓮爲僧首七年余將有臨汝之行蓮曰寺  
未有記具石請記之余不得辭寺立於僞唐保太二年始名護國嘉祐八年  
賜今名堂宇齋閣皆蓮易新之嚴麗深穩悅可人意至者忘歸歲正月男女  
萬人會庭中飲食作樂江淮舊俗也四月六日記  
**七日記張君宜醫**  
張君宜  
醫云近世醫官仇鼎療癰腫爲當時第一鼎死未久繼者今張君  
用心平和專以救人爲事殆過於鼎遠矣元豐七年四月七日  
**爲詩別黃**  
**州井和參寥別雪堂詩王齊愈齊萬陳慥皆集**  
此陳季常第七次過  
季常從公渡江而  
南故知其至也  
**參寥趙吉並從公行**  
公自九江往游廬山又至筠州  
路全別自九江至筠本有水程此卽子由所經而公乃自九江出陸六百餘  
里以達此又不同也公既渡江至武昌其去與國甚近此時不往而游廬山  
後有自興國往筠詩題者蓋初未聞楊繪之耗後乃知其起知興國復繞道  
視之而因以趙吉託付之也集無與楊繪詩故註家不知其故時公雖行同  
安君及邁等仍畱黃州殆公  
歸至九江而後會於湖口也  
**渡江過武昌夜行吳王峴聞黃州鼓角回望東**

坡凄然泣下作詩至車湖為王齊愈留二日作記本集再書贈王文甫云昨日大風欲去而不可今日

無風可去而我意欲留文甫不欲我去者當使風水與我意會如此便十四

當作畱客過歲準備也需案此文公過文甫家後仍以舟行至九江也

日至慈湖訪吳子上獲觀宮師送其父中復罷犍為令赴闕引作跋老泉全集送吳

職方赴闕引云吳侯職方胸中泊然無所崖岸限隔又無翹然躍然務出奇

怪之操以震憾世俗之志是誠使刻厲險薄之人見之將不識其所以與常

人異者然使之退而思其平生大方則淳淳渾渾不可遽測此所謂能充其

心之所自有而天下之君子也吳侯有名於世三十年而猶於此為遠官今

其東歸其不碌碌為此官矣哉本集先君送吳職方引跋云先伯父及第吳

公榜中而軾與其子子一再世為同年契故深矣然先君家居人罕知之者

公攜其文至京師歐陽文忠公始見而知之公與文忠公交蓋久故文忠諒

夷陵時贈公詩有落筆妙天下之語軾自黃遷於汝過慈湖子上昆仲出此

文相示乃泣而書之元豐七年四月十四日軾謹記需案宮師尚有與吳狀

元書已載卷一總案又據歐陽修集送巫山宰吳照鄰詩有高文落筆妙天

下清論揮犀服坐中之句證以此跋吳職方即吳照鄰無疑歐集失載照鄰以第一人及第可補其闕

記參寥陳慥答問事本集記參寥龍邱答問云慈湖程氏草堂瀑布泉出兩

人乞此地養老主人許之東坡居士投名作供主龍邱子王齊愈齊萬天常

欲作庫頭參寥不納曰待汝一口吸盡此水即令汝作

**歸案**天常乃齊雄之子隸為人見禹錫潘革鯁丙原大臨大觀

本集與李琮書中文甫之姪也

仲達皆革之孫鯁之子也元祐中革見

公於京師大觀亦王百家註之一家也

之孫時尙童也後爲閩人朱子

謂何斯舉親見前輩即此人也

汝州自江淮徂洛送者皆止慈湖

上諸人元祐中通問不絕故滙載於此

**稿竹欲瀝汁詩合前作爲岐亭五篇敘以贈別**

常贈別乃施註原編至筠州至廬山而後編此五首於九江

六月矣詩有吾非固多矣君豈無一缺句臨別似此相勉必不去後

久死之妻其後季常見公京師爲題陳公弼柏石圖詩復欲見公惠州則爲

書以止之因書松膠賦教其子查註謂公去黃後無與季常唱和詩因改編

題柏石圖詩於黃以爲去

後不復再還往者誤矣

**李守送陶淵明集作跋**

集方欲遣人求之而李江州忽送一部遺予字大紙厚甚可嘉

也每體中不佳輒取讀不過一篇惟恐讀盡後無以自遣耳

**與參寥游廬**

**山谷奇秀應接不暇發意不欲作詩已而山中僧俗皆云蘇子瞻來遂成**

**三絕塗中見廬山記並論徐凝李白不覺失笑至開先寺再作帝遣銀河詩**

蘇文忠公詩扁主襄成

案



開廬山各詩本集有廬山詩自記二十四日晚至圓通院二十五日為宮

師忌手書寶積獻蓋頌僊公撫掌曰昨夜夢寶蓋飛下出火豈此祥乎因記

之并記戲子由東軒作及和慎老遺詩遇蜀道士馬希言本集與陸道士惟忠書云舊過廬山

見蜀道士馬希言似有所與劉格同游簡寂觀本集劉道純詩後云與高知今為何在曾與之言否

觀道純誦此詩請書之石此跋作於五月十九日今移於此以記游跡劉道純詩不錄過黃龍湯泉觀可遵詩題

壁上本集書可遵詩云游湯泉覽題百餘篇獨愛道師一偈云禪庭誰作垢盡詩題至李常白石山房作詩入白鶴觀松陰滿庭忽聞碁聲記司空圖

詩本集司空圖詩云司空表聖自論其詩以為得味於味外碁聲花院靜

知此句往來廬山南北擇其奇勝作漱玉亭三峽橋二詩最後與東林總老

之工也游西林有橫看成嶺側成峰句廬山之作盡於此矣聞楊繪起知興國軍復

往視之使趙吉從焉樂城集巧者趙生傳云子瞻北歸從之興國知軍楊繪見而留之生喜禽鳥六畜常以一物自隨寢食與之同

往視之使趙吉從焉樂城集巧者趙生傳云子瞻北歸從之興國知軍楊繪見而留之生喜禽鳥六畜常以一物自隨寢食與之同

居與國畜駿驃為驃所傷而死繪具棺葬之元祐元年予與子瞻皆召還京師蜀僧有法震者來見曰震汴江至雲安逆旅見一丐者曰吾姓趙頃於黃州識蘇公為我謝之予驚問其狀良是時知興國軍朱彥博之子在坐歸告其父發其葬空無所有惟一杖及兩脛在

自興國往筠宿

石田驛南野人舍五月一日至海昏與王適遇於道中

於建昌方北行也建昌即海昏王子立自筠歸徐道出過李華常兄弟故居

有詩建昌即海昏地所分也詳題註發奉新寄子由書

且夕相見考後公別子由至奉新詩有却渡來時溪將達筠州以詩寄遲適

遠至建山寺子由與洞山有文聖壽有聰來迎

人居聖壽寺一夕三人同夢迎五祖戒和尚拊手大笑曰世間果有同夢者

異哉久之東坡書至云已至奉新旦夕相見三人同出二十里建山寺而東

坡至各追繹所夢坡曰某年七八歲時嘗夢某身是僧往來陝右雲菴驚曰

戒陝右人也暮年棄五祖來游高安終於大愚逆數蓋五十年而坡時年四

十九矣

於東軒乃告於郡假部使者府以居郡縣憐其無歸也許之歲十二月乃克

支其歌斜補其圯缺聞聽事堂之東為軒種杉二本竹百箇以為宴休之所然鹽酒稅舊以三吏共事余至其二人者適皆罷去事委於一輩則坐市區鬻鹽沽酒稅豚魚與市人爭尋尺以自効暮歸筋力疲廢輒昏然就睡不知夜之既旦且則復出營職終不能安於所謂東軒者每旦暮出入其傍顧之未嘗不啞然自笑也廣輿記云東軒在府治東蘇轍建當植蘭於此兄軾過訪畱十日謂公寄遲遠詩有我為乃翁畱十日句故記有畱十日語然即以五月一日至海昏計之而九日五日與遲遠游大愚山真如寺八日已達新吳則其畱筠僅六七日而已

與子由別九日還至奉新寄子由詩與李志中同謁劉真君祠酌丹井飲之

十日同游寶雲寺此君亭本集書李志中交後云元豐七年軾舟行赴汝海見縣令李志中同謁劉真君祠酌丹井飲之明日過白塔鋪歇馬作詩還至夏至游寶雲寺此君亭觀李君之文求其本而去過白塔鋪歇馬作詩還至

九江止於慧日院十九日雨中跋秦觀辯才廬山題名以遺參寥本集跋太

名云某與大覺禪師別十九年矣禪師脫屣當世雲棲海上謂不復見記乃爾拳拳耶會與參寥師自廬山之陽並山而東所至皆禪師舊跡山中人多能言之者乃復書太虛與辯才題名之後以遺飲於陶子駿佚老堂作詩參寥元豐七年五月十九日慧日院大雨中書飲於陶子駿佚老堂作詩詩有君醉我且歸明朝許來否句

過紫極宮訪胡洞微道士出觀李白潯陽感秋詩石刻作

詩與敘慈湖得石菖蒲養以石盆移置舟中并以遺洞微作石菖蒲贊本集

蒲贊敘云凡草木之生石上者必須微土以附其根如石韋石斛之類雖不待土然去其本處輒摘死惟石菖蒲并石取之濯去泥土漬以清水置盆中可數十年不枯雖不甚茂而節葉堅癭根須連絡蒼然於几案間久而益可喜也余游慈湖山中得數本以石盆養之置舟中閒以文石石英璀璨芬郁意甚愛之顧恐陸行不能致也乃以遺九江道六月參寥以詩畱別答詩遂

挈家以行九日邁赴饒之德興尉公送之至湖口游石鐘山本集石鐘山記

月丁丑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汝而長子邁將赴饒之德興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硃硃焉余固笑而不信也至其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仞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鴉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欬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鸛鶴也余方心動欲遠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為此也舟迴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窅坎鏗鏘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因謂宋景濂嘗有文翻此案然景濂何能為役嘉慶已未嘗守風湖口每日必至石鐘山徜徉為樂山倚江岸小而巒岬形若覆釜山趾多魚艇皆逆浪而漁掀簸浪花中風方猛不可以小舟往絕壁下一日坐山巔偶見其傍石裂一罅長數尺寬不盈寸就其下俛窺之豁若空屋江水涵漾石環為湖其聲

丁東滴瀝自相答響蓋大風撞擊之所不入故其音節雍容閒暇如此然後知公所遇者則錢塘陣舞而誥之所得乃貴主還宮也其空中多竅之說風實為之雖千古以硯寶適為銘以勉之本集題銘敘云適往德興費以一

不能變其說也以此治財十一日論蕭統文選恨其編次無法去取失當齊

此求進常若驚以此書獄常思生十一日論蕭統文選恨其編次無法去取失當齊

常思子以此書獄常思生十一日論蕭統文選恨其編次無法去取失當齊

梁文章衰陋而蕭統尤為卑弱文選引斯可見矣如李陵蘇武五言皆偽而

不能去觀開明集可喜者甚多而獨取數首以知其餘人忽遺者甚多矣淵

明開情賦正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與屈宋所陳何過池州

異而統乃議之此乃小兒強作解事者元豐七年六月十一日書過池州

作清谿詞本集清谿詞云大江南北九華西泛秋浦兮亂清谿水渺渺兮山

人兮雲朝曉霞濛濛兮淅淅淅淅兮居者迷闌青紅兮繁高低松十里兮稻千畦山無

兮隱重隄杳冥茫兮聞犬鷄鬱萬瓦兮鳥翼齊浮軒檻兮飛拱枅南歸兮

寒蜩嘶弄秋水兮挹玻璃朝市合兮雜髦鬣頽挾筆飄兮佩鋤犁鳥獸散兮相

扶攜隱驚雷兮驚長霓望翠微兮古招提挂木杪兮翔雲梯若有人兮悵幽

棲石為門兮雲為闥墟堂兮法喜妻呼猿狙兮子鹿麕我欲往兮奉杖藜

獨長嘯兮謝阮嵇此詞查註收入續採中公南遷未嘗出游今定為赴

汝作改編二十三日游蕪湖承天院為蘊湘書溫庭筠湖陰曲本集題溫庭

入案中云元豐五年賦謫居黃州蕪湖東承天院僧蘊湘因通直郎劉君誼以書請

於賦願書此詞而刻諸石以為湖陰故事而鄂州太守陳君愉為致其書且

助之請七年六月二十三日舟過蕪湖乃書以七月舟行至當塗作天石硯

銘跋本集天石硯銘跋云元豐二年秋七月予得罪下獄家屬流離書籍散亂明年至黃州求硯不復得以爲失之矣七年七月舟行至當塗發書

笥忽復見之甚喜以付迨過其匣雖不工先君子辨李白姑熟十詠詩本集

手刻其受硯處而使工人就成之者不可易也乃李赤詩秘閣下有赤集此詩在焉白集中無此亦見柳子厚集自比李白

而以此白則其人心恙已久非特廁鬼之罪過郭祥正醉吟菴畫竹石髹

壁上祥正有詩爲謝且遺二古銅劍答詩抵金陵往見王安石於蔣山安石

以修三國志爲託邵博聞見後錄云東坡自黃岡移汝墳舟過金陵見王

近陳輔之記不娶事本集記陳輔之不娶云九江陳輔之有於陵仲子之提

魯山道州乃前比也輔之一笑曰賴古多此賢陶彭澤不解事忍飢作此詩

意古賢能飽人輔之今爲丹陽南郭人陳輔之時從王安石於金陵詳

卷三十一總案十六日游天慶觀書子由詩本集書子由金陵天慶觀詩云

陳輔之條下開道路竹色淨軒墀江近風雲改庭深草木滋孤墳弔遺直銘暗閑元

規元豐三年四月家弟子由過此畱詩七年七月十六日爲書之壁

自儀真專使來迎答書

本集與袁真州書云某罪廢流落公盛德雅望乃肯

此踴躍於懷人還布謝不宜

屈賜書問比日履茲新涼尊體佳勝某更三五日離

出觀智永千文作跋

本集跋葉致遠所藏永禪師千文云永禪師欲存王氏

態也然其意已逸於繩墨之外矣云下歐虞殆非至論若復疑其臨放者又在此論下矣

蘇文忠公詩集編註集成總案卷二十三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二十四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誤男霖圻覆咬

元豐七年甲子八月數見王安石於蔣山論西夏用兵東南大獄事

宋史

本傳軾過金陵見王安石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

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以救之乎安

石曰二事皆惠卿啓之安石在外安敢言軾曰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事君

之常禮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禮公所以待上者豈可以常禮乎安石厲聲

曰安石須說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又曰人須是知行一不義殺一

不辜得天下弗爲乃可軾戲曰今之君子爭減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爲之安

石笑而不言和安石池上看金沙花過醪醑架盛開詩訪張庖民故居作挽詞答

葉濤段縫見贈詩再答袁陟書

本集答袁其州書云某到金陵一月矣以賤

累臥病殆不堪懷公仁厚慰勞間加等

答袁守二書中餘詳儀真條下和定林寺寶覺

詩

葉濤致遠段縫約之定

也與裴維甫重過秦淮憶倅杭事和作餘杭門外葉飛秋詩與王益柔游蔣

山復登賞心亭送益柔移守南都作漁家傲詞

本集賞心亭送王勝之龍圖

守金陵視事一日移南都調

案



寄漁家傲詞云千古龍蟠并虎踞從公一吊興亡處渺渺斜風吹細雨芳草  
渡江南父老畱公住公駕飛車凌彩霧紅鸞驂乘青鸞馭却訝此舟名白鷺  
非吾侶翻然求金陵田不遂聞滕元發起知湖州將至廣陵答書本集與滕  
欲下還飛去  
專人手書感慰兼集自聞公得吳興日望一見於中塗而所至以賤累不安  
遲畱就醫竟失一嬰兒又老境所迫歸計茫然故所至求田問舍然卒無成  
十四日決當離此真州更不敢住恐真守堅畱當住一日不知公猶能少畱  
以須一見否若到揚聞公猶在亦須輕舟往見也人還謹奉狀不宜畱此  
書有歸計茫然真州不住等語乃公初無意寄家真州十四日與王益柔同  
之確證其後袁陟相畱假以學舍乃得於不意中也  
赴儀真再和蔣山詩此詩有北上難陪驥東行且趁船拖轉三山至儀  
及風回五兩偏等句以是知與王勝之同行也  
真訪袁陟因寄家於學舍本集與滕達道書云某畱家儀真又北歸至儀真  
與子由書云少畱真欲葺房縉令整齊也  
前後二書乃公是時因袁真州畱家儀真且置有少業為舉家日給之資其  
後買宜興曹莊田成不更移家者其故由此否則儀真一過路耳既已有田  
當因田以就食而儀真距遠大江贈袁陟詩本集贈袁陟詩云官湖為我池  
為限必不寄於此也餘詳下條  
編乞常至南都以後查註因編卷二十五為下年作合註仍之並誤詳玩此  
詩皆逆旅過客之意顯因寄寓而發雜入南都道中情事不合因以與袁真  
州滕達道各書考之蓋陟即袁真州也公初在金陵尚無寄家之意至是陟  
以學舍處之遂有我池我居之句且告滕達道云某畱家儀真故與前書宿

住一日之說異也據題註袁陟字世弼南昌人慶歷六年進士知當塗縣官

至太常博士著有遜翁集皆汲引郭功甫功甫稱爲袁二丈參考諸說陟非

碌碌者流可與袁真州和蔣之奇言真州也公舊有卜居宜興之約而此詩

互證亦足補其闕也

云豈敢便爲雞黍約是作詩在求田問宅未定時也施註遣蔣親求田宜興

原編在登金山後查註合註仍之今改列於前餘詳後條

本集與王定國書云宜興田在深山中去市七十里但便於親情蔣君勾當

耳聞公初登進士第與蔣之奇聯宴席有卜居宜興之約其後親至宜興

詩有地偏俗儉之句此權輿之自也然公求田於荆楚者屢矣此日復由金

陵問田以至儀真豈能遽及是乎此蓋時與之奇遇於真州而此蔣君者卽

其宜興族類使之就近爲公營幹故其原詩尙及宴坐卜居之事而見於公

和詩之自註是歸宜興畢竟成於之奇其蹤跡猶可考也親情蔣君後又至

惠州經紀屋事茲云蔣蔣元發知公失子專使來慰答書本集與滕達道書

親者從本集何親例也

忘之矣此身如泡電況其餘乎今日風逆不敢渡又與一人期於真州度非

十九日不可離真公以二十日行猶可趁上官日也不知能少留否

留真已四日其滯留十九日發儀真滕元發乘小舟破浪來迎本集與買耘

者又以房縉故也

江湖不見偉人前在金山滕元發乘小舟破浪來迎本集與滕達道書云一別

舟破巨浪來相見出船巍然使人神登執手涕下四年流離契濶不謂復得

惡忠義寂寥見公使人差增氣也而許遵秦觀亦至遂會於金山作倡和詩

蘇東坡詩集注卷之四

開許遵字仲塗時守潤州秦少游則至自高郵也與滕元發定議乞常州住事本集與滕達道書云  
乞常州住如向所面議若未有報至南都當再一削也開此書乃知乞常  
一事決於元發或有所格則再為一狀專人投進亦在此一議中後卒如其  
言則兩公之二十日為元發草湖州謝表本集代滕達道湖州謝上表云郡  
先見亦偉矣地亦少年初仕之邦父老縱觀吏民感泣臣聞忠臣可死封疆而不能受  
無根之謗議志士本不求富貴而不能信賈生之屈尹吉甫慈父也而不能雪伯  
奇之冤此小人譖夫所以得志而欺天忠臣孝子所以抱恨而入地況臣結  
累朝之深怨無半面之先容而訴章朝聞恩詔夕下歷數千載惟臣一人此  
蓋伏遇皇帝陛下妙物言神睿思作聖謂天蓋遠以窮呼而必聞如日之明  
雖浸潤而不受念茲七年之厄收之九以賈收為託本集與滕達道書云郡  
死之餘臣敢不更勵初心馴圖後効義極能詩公擇子厚皆禮異之某尤與之熟願公時一顧慰其牢落也  
歸公之於賈收固厚矣茲入載者為達道使賈收赴宜興報知再起草本元  
發與許遵行公以玉帶施金山寺送圓寶歸蜀沈達赴廣南讀劉涇詠秦觀  
夢劉發事並有詩秦觀辭歸高郵九月五日作王安石書本集與王荆公書  
獲請見存撫教誨恩意甚厚某始欲買田金陵庶幾得陪杖履老於鍾山之  
下既已不遂今儀真一住又已二十日日以求田為事然成否未可知也若

幸而有成扁舟見公不難矣向屢言高郵進士秦觀太虛公亦粗知其人今得其詩文數十首拜呈詞格高下固無逃於左右獨其行義修飭才敏過人此外博綜史傳通曉佛書講習醫藥明練法律未易以一二數也願公少借齒牙使增重於世

**詩集**

**本傳**

**先奏**

**有田**

**在常**

**後過**

**金陵**

**見王**

**安石**

**據此**

**書額**

誤但史家不計此種瑣碎茲必了元將為公買田京口

**本集**

**書浮**

**玉買**

**田云**

**浮玉**

**元公**

田京口要與浮玉之田相近此意殆不可忘吾昔有詩云江山如此不歸山

**浮玉**

**元公**

**欲為**

**吾買**

**田云**

**浮玉**

山神見怪驚我頑我謝江神豈得已有田不歸如江水今有田矣而不歸無

**浮玉**

**元公**

**欲為**

**吾買**

**田云**

**浮玉**

乃食言於神耶

**浮玉**

**元公**

**欲為**

**吾買**

**田云**

**浮玉**

印時尚在廬山歸宗寺其住金山當亦不久事也而公方擬卜居蒜山松林

**浮玉**

**元公**

**欲為**

**吾買**

**田云**

**浮玉**

中樂城集斗野亭詩自註云予瞻將卜居丹陽蒜山俱未遂乃買曹莊田於

**浮玉**

**元公**

**欲為**

**吾買**

**田云**

**浮玉**

宜興本集與王定國書云近在常州宜興買得一小莊予歲可得八百碩似

**浮玉**

**元公**

**欲為**

**吾買**

**田云**

**浮玉**

某見有公文在新漕處理會未見了絕當亦申都省也續通鑑長編云元祐

**浮玉**

**元公**

**欲為**

**吾買**

**田云**

**浮玉**

八年五月御史黃慶基言軾結托常州宜興知縣李去盈強買姓曹人抵當

**浮玉**

**元公**

**欲為**

**吾買**

**田云**

**浮玉**

田產致其人上下論訴進狀又辨劄云臣罪廢中託親識投狀依條買得姓曹

**浮玉**

**元公**

**欲為**

**吾買**

**田云**

**浮玉**

曹人一契田地却來臣處昏賴爭奪臣牒本路轉運司依公根勘勘得姓曹

**浮玉**

**元公**

**欲為**

**吾買**

**田云**

**浮玉**

人招服非理昏賴依法決訖其田依舊是臣為主牒臣照會臣於招服斷遣

**浮玉**

**元公**

**欲為**

**吾買**

**田云**

**浮玉**

之後許姓曹人將元價收贖申向書省及牒本路施行朱冠卿續圖經云東

**浮玉**

**元公**

**欲為**

**吾買**

**田云**

**浮玉**

坡初買田黃土村有曹姓者鬻而造訟有司已察而斥之東坡移牒以田歸

**浮玉**

**元公**

**欲為**

**吾買**

**田云**

**浮玉**

之周益公題跋云公辯買田事許其將兌價收贖今公之曾孫猶食此田豈

**浮玉**

**元公**

**欲為**

**吾買**

**田云**

**浮玉**

曹氏理屈不復贖耶抑當時所置不止此也  
平屬公代作墓誌之時故並見於與王定國一書之中勝達道卒於元祐五  
年十月張方卒於六年十一月公代作墓誌方平尚在當作於六年之前所  
召還五月過南都時而此書有張公向令作埋銘語其為六年五月之前所  
作無疑由是考之姓曹人昏賴乃六年春間事而本略轉運斷遣在七年以  
後當公歷守穎陽正訟輿時也前之羣小俱無此說而辭例上於八年五月  
與長編所載合是慶基據拾近事確無疑矣然則自元豐七年甲子買田至  
元祐六年辛未以後昏賴已越八九年之久其元價久已消耗無餘與賣而  
中悔仍欲以元價贖者情事全別所云昏賴乃糊塗詐賴阻其耕作等事  
非真欲贖田也故云依法決說根勘甚明朱冠卿謂移牒歸田周益公疑會  
孫猶食此田徒滋訟說曹既昏賴其無力收贖可知據與秦少游書別納官  
田其不止曹田可知曾孫食田又何疑乎又與范景仁書云蒙諭欲為卜郊  
但囊中止有數百千已令兒子持往買一小莊子矣然京師尚有少房縉若  
果許為指揮從者幹當賣此業可得八百餘千公京師賣業當指南園其後  
還朝此園無下落者是景仁之約雖未踐而園已貨去并入儀真宜與田宅  
之資矣周益公自紹興癸酉後凡六至宜興又嘗訪公遺事且見公之曾孫  
嶠元孫朴其仕楚與子山四世孫仲嚴共事而語焉猶有不詳詰乃考定於  
買田七百四十餘年之後并蔣之奇本末悉搜出之毫無贗義於公亦可以  
無憾矣嘉慶二十年九月九日  
羊城西藥洲上仇仙菴中再考  
**因渡江至京口蘇頌方居母喪往弔之作陳**

**夫人挽詞**

**蘇子容母陳夫人挽詞**

蘇子容母陳夫人挽詞施註原編八年歸宜興詩前查註合  
言註從誤考元祐元年七月本集行蘇頌刑部尚書制詞有遭罹閔

凶亦既祥禪之語蓋是時虛位以待領猶未服除故不卽起也以是逆數之  
領母亡在元豐七年七八月間公以是年九月至京口正其新喪時也挽詞  
當作於此時今改編合註謂其遺喪在過毘陵放櫂荆溪意思豁然如恆平  
七年四五月間卽與制詞不合亦誤

生之願抵宜興訪縣令李去盈假館郭知訓宅周益公題跋云九月抵宜興

卽公所館不知十月二日書楚頌帖公欲闢小園種柑橘三百本構楚頌亭

其中故識之周益公題跋載公楚頌帖云吾來陽羨船入荆溪意思豁然如

性好種植能手自接果木尤好栽橘陽羨在洞庭上柑橘栽至易得當買一

小園種柑橘三百本屈原作橘頌吾園若成當作一亭名之曰楚頌元豐七

年十月二日又書陶淵明百年歸邱壑詩周益公題跋與單秀才步田

入黃土村人以酒餉公謂公曰此紅友也公欣然飲之朱冠卿宜興續圖

五十里東坡與單秀才步田至焉地主以酒見餉謂坡曰此紅友也作勝元

發書本集與滕達道書云僕買田陽羨當告聖主哀憐餘生許於此安置幸

書不而許者述築室荆溪之上而老矣僕當閉戶不出君當扁舟過我醉甚

成字六日書和文同洋州園池詩三十首從表弟蘇軾上後有熙寧九年三

月四日東武西齋十二字又有久不作小楷今日忽書此一紙元豐七年十月六日宜興舟中二十四字文與可卒於元豐二年正月此當是熙寧九年三月寄與可本至是還至京口遇王沈之相持而泣再作其父介哀詞遂渡又重錄以與人也

江至揚州十九日乞常州居住表

石刻元豐七年十月十九日汝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駙都尉臣蘇軾

狀奏右臣向以狂妄得罪伏蒙聖恩賜以餘生處之善地歲月未幾又蒙收錄量移近郡再生之賜萬死難酬臣以家貧累重須至乘船赴安置所自離黃州風濤驚恐舉家重病幼子喪亡今雖已至揚州而資用罄竭無以出陸又汝州別無田業可以為生犬馬之憂饑寒為急竊謂朝廷至仁既已全其性命必亦憐其失所臣先有薄田在常州宜興縣粗給餽粥欲望聖慈特許於常州居住若罪戾之餘稍獲全濟則捐軀報有死不回臣今來不敢住滯一面前去至南京以來聽候指揮干犯天威臣無任俯伏待罪戰恐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又跋云東坡乞常州居住奏狀不知何緣流落人間文集亦有此一奏彙其辭加詳意者以此狀為簡畧不足以動君父之聽故改用加詳者不然即先上此奏未能從欲而再用文集所載者俱未可知也當時玉音竟俞其請天地之大德君臣之大義盡矣嘉定庚午中秋天台謝采伯元敬書於四明貢院

本集與王定國書云某往揚州入一文宇乞常州居住得耗奏邸拘微文不肯投進已別作一狀遣人入京投下據此則前狀並未入奏而本集亦不載今從石刻補錄入之謝采既已考之公集而其跋作模稜語殊不了當茲改

二十六日作韓琦黃州詩跋

本集書韓魏狀為表者從本集作居住表也

公黃州詩後

云黃州山川清遠土風厚善其民寡求而不爭其士靜而文樸而不陋雖聞  
巷小民知尊愛賢者魏公去黃四十餘年而思之不忘至以為詩夫賢人君  
子天之所以遺斯民天下之所共有而黃人獨私以為寵豈其母德樂道獨  
異於他邦也歟奉議郎孫賁公素黃人也而客於公公知之深蓋所謂敎授  
書記者也而軾亦公之門人謫居於黃五年治東坡雪堂蓋將老焉則亦黃  
人也於是相與慕公之詩而刻之石以為黃人無窮之思元豐七年十月二  
十六日汝州團練副使蘇軾記廣陵後園為呂公著題歌者團扇詩  
此詩原題云廣陵後園為呂公著題歌者團扇詩後園題申公廟子施註  
練副使蘇軾記廣陵後園為呂公著題歌者團扇詩  
原編不載續補遺載之以申公為章惇查註引聞見後錄呂申公帥維揚東  
坡自黃移汝經由見之一條駁正編此詩於歸宜與雷題竹西寺後陳所引  
當歸七年赴汝之時乃查註編於八年五月後正宣仁召命追促公著係陳  
十事其門如市之時何暇捫其口對公一日之久公閒廢之身亦必不於關  
市中覓一日睡聞子由移知續溪縣昌登滕王閣除夜泊彭蠡湖明年正月  
也今改編於此聞子由移知續溪縣昌登滕王閣除夜泊彭蠡湖明年正月  
至南康再游廬山由池宜一路行十一月十三日同杜介訪竹西寺慶老不  
所至有詩餘詳後案至續溪條下

值與君卿供奉蟾知客東閣道話作詩泊舟竹西寺再納宜興官田寄秦觀

書本集與秦少游書云別後欲奉書紛紛無暇且謂即見而日復一日遂以

至今某宜興已得少田至揚附遞乞居常仍遣一姪孫子賁錢往宜興納  
官蓋官田也須其還乃行現艤舟竹西待之不  
過更三兩日必至必能於冬至前及見公也公將行作別無擇詩施註



原編不載各本題作別公擇查註從續補遺移編起知文登畱別擇老題後合註以李公擇時在禮部不當在揚州而詩意亦與公擇不合考樂城集題乃別無擇詩之一公擇當作擇公所論甚確然次於畱別擇老題後當作一題二詩其非同時作審矣詳味此詩乃泊舟竹西所作今更正題字改編

與杜介過邵伯埭作梵行寺山茶花詩至高郵與蔡觀會杜介乃別公還樂

集別杜介詩自註云去秦觀追送渡淮冬至日抵山陽登蔡承禧西閣承禧

年送家兄子瞻至高郵出巡未歸賦方乞歸常州得請春中方當復過此與

出巡未歸作西閣詩本集記西閣云元豐七年冬至過山陽登蔡承禧西閣承禧

王旂遇於淮上并和田待問贈詩本集元祐元年行知楚州田待問可淮南

必始於治民以爾端靜敏恪試於劇郡吏民宜之其即本道以究爾才往悉

乃心毋使厥聲減於治郡又行田待問淮南提刑制云揚楚春旱秋水民艱

於食漸起為盜遂使州縣狂獄充滿朕憂之未始一日忘也聞起爾於山陽

守參領漕事今又命爾按視刑辟徒以爾習其風俗知吏民所疾苦若夫察

貪暴謹追擾均有無督盜賊此荒政之急也勉勤其職以稱朕意田仲

宣各註失考今據二制即田待問故其字為仲宣也公過淮上正仲宣知楚

州時見其治狀待問席上贈小鬟作浣溪紗詞本集贈楚守田待制小鬟調

故著於制中也妙年陽城下蔡因嫣然憑君莫唱短因緣霧帳吹笙香媚媚霜庭按舞月娟

娟曲終紅袖落雙纒又和云一夢江湖費五年歸來風物故依然相從一醉

是前緣遷客不應常眠曉使君為出小婢媚翠鬟與秦觀淮上飲別作虞美

人言本集與秦觀飲別調寄虞美人詞云波聲拍枕長淮曉隙月窺人小無

誰教風鑑在塵埃醞造一場煩惱送人來詞此詞作於淮上詞意甚明而

冷齋夜話以為維揚飲別者誤公與少游未嘗過於維揚且少游見公金山

而歸有公竹西十二月一日抵泗州謁普照王塔捨山木一峰供養作木峰

偈本集木峰偈敘云元豐七年臘月朔日東坡居士過臨淮謁普照見蔡承

禧得唐垆所寄硯信本集書唐林夫惠硯云行至泗州見蔡景繁附唐林夫書

甚便作硯者意待數百年後硯平乃便墨耳一硯猶贈龜山辯才并和張琬

須作數百年計而作事乃不為明日計可不大惑耶贈龜山辯才并和張琬

詩公少與劉仲達善忽相遇於泗上乃同至都梁山中話舊作滿庭芳詞本

滿庭芳詞註云子瞻始與劉仲達往來於眉山後相逢於泗上游南山話舊

而作詞云三十三年飄流江海萬里烟浪雲帆故人驚怪憔悴老青衫我自

樓翠壁古寺空崑步攜手林間笑挽纖纖莫上孤峯盡處繁望眼雲海相攬

家何在因君問十八日浴於雍熙塔下戲作如夢令詞本集如夢令詞敘云

我歸步遶松杉

八日浴於雍熙塔下戲作如夢令閱此曲本唐莊宗製名憶仙姿嫌其名不雅故改爲如夢令蓋莊宗作此詞卒章云如夢如夢和淚出門相送因取以爲名

二章今不錄  
**二十日自泗守劉士彥席上同作十二時中偈**  
本集十二時二時中常切覺察遮箇是什麼十二月二十四日同劉倩叔游都梁山

**作浣溪紗詞**  
本集元豐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從泗州劉倩叔游南山調寄

漫漫雪味乳花浮午蓋夢得箇消息乃作偈  
**都梁道中過監倉訪蕭淵題東軒詩與劉士**

**彥山行晚歸作行香子詞**  
本集與泗守過南山晚歸調寄行香子詞云北望

紫鬟正酒酣人語笑白雲間飛鴻落照相將歸去澹娟娟玉宇清閒何人無

事晏坐空山望長橋上燈火亂使君還王明清揮塵後錄云東坡先生自黃

州移汝州舟次泗上偶作詞云何人無事晏坐空山望長橋上燈火亂使君

還太守劉士彥本出法家山東木強人也聞之亟謂東坡曰知有新詞學士

名滿天下京師便傳在法泗州夜過長橋者徒二年沉知州耶切告收起勿

以示人東坡笑曰軾一生罪過開口常是不在徒二年以下  
**泗守姓名今據**  
**觀雍秀才畫草蟲八物作比體如蝸牛爲安石鬼蝶爲章惇**  
揮塵後錄補載

**皆逼肖惜不盡傳也除夕雪中黃寔送酥酒作詩**  
本集題黃子思詩集云閩人黃子思慶歷皇祐間號

能文者予嘗聞前輩誦其詩每得佳句妙語反復數四乃識其所謂信乎表  
聖之言美在鹹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歎也予既與其子幾道其孫師是游  
得窺其家集而子思篤行高志為吏有異材見於募誌詳矣又祭黃幾道文  
云幾道大夫年兄之靈嗚呼幾道孝友蒸蒸人無間言如閔與曾天若成之  
付以百能超然騷德風驚雲騰入為御史以直自細身為玉雪不汗青蠅出  
按百城不緩不粗姦民憤吏實畏靡伯帝亦知之因是曷稱謂黃幾道字師  
是乃子思之孫幾道之子而章惇之甥也登進士第提舉京西淮東常平查  
註引宋史云黃寔歷轉運副使哲宗議召用曾布陰阻之林希曰寔兩女皆  
嫁蘇轍之子所為不正不宜用乃知陝州考子由之幼子遠黃寔壻也其女  
從譎龍川卒於惠州建中靖國元年公北歸至儀真子由如與公議將來其  
幼女為遠續姻逾月公薨并未見其成也是時哲宗已崩而林希亦死  
宋史所載不知何本今刪其誤句存之特為駁正餘詳卷四十五總案